



本期專題

現代的佛國

The Buddhist Land Today

展覽報導

佛國，你看見了什麼？

「心中丘壑：館藏書畫」展廳換展報導

修護主題展「拈花說法」匾額的表裡內外

活動報導

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代表團
參訪中台世界博物館

「心·世界」——

2023年國際博物館日活動報導

裝裱時光——

修護展迷你卷軸手作體驗活動報導

目錄 CONTENTS

01 創辦人法相

02 編輯小語

本期專題

03 亞洲東南的明珠——館藏泰國造像的概況與意義／中台世界博物館館長 見諶法師

08 現代的佛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16 The Buddhist Land Today／摩訶朱拉隆功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佛教藝術小百科

24 館藏中的泰國生日佛／編輯部

展覽報導

26 佛國，你看見了什麼？／研究暨推廣組 陳宜安

30 「心中丘壑：館藏書畫」展廳換展報導／研究暨推廣組 葉乙麟

34 修護主題展「拈花說法」匾額的表裡內外／木雕分館展務組 林余宣、文物修護組 張筱芸

活動報導

38 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代表團參訪中台世界博物館／編輯部

41 供養利人天——《金剛經》寫本捐贈報導／編輯部

42 中台世界博物館里斯本國際文化資產全色會議發表紀實／編輯部

44 吉兔迎新春／研究暨推廣組 謝捷羽

45 「心·世界」——2023年國際博物館日活動報導／研究暨推廣組 謝捷羽

48 「擢蒔增華：館藏植物意象書畫特展」特展活動報導／

研究暨推廣組 謝捷羽、木雕分館展務組 莊季誼

50 「佛·國：館藏泰國造像特展」開展活動報導／研究暨推廣組 謝捷羽

52 泰國傳統樂舞巡禮——特展系列活動報導／編輯部

56 裝裱時光——修護展迷你卷軸手作體驗活動報導／木雕分館展務組 林余宣

58 空中相會再精進，疫後時代心出發——義工培訓課程報導／義工中心

菩提心旅

60 與最美好的自己相遇／博物館義工 陳錫銘

61 一切，就是這麼的剛剛好／博物館義工 劉佳惠

62 一路以來，感恩有您／博物館義工 顏湘庭

63 前行／博物館義工 葉王強

文創推薦

64 心經屏風書燈

中台世界博物館

對上以敬
對下以慈
對人以和
對事以真

己丑 釋惟覺 題書



中台世界博物館創辦人 惟覺安公老和尚

編輯小語

文／編輯部

2023年，中台世界博物館開幕已屆七周年，今年度訪客的人數持續上升，對本館辦理「佛·國：館藏泰國造像特展」更是佳評如潮。有著「黃金之地」、「黃袍之國」美稱的泰國，自古即受佛教文化的薰陶，佛像造型更是千變萬化，佛教更是泰國人民的心靈寄託。配合特展檔期，本期專題特別邀請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撰稿《現代的佛國》（The Buddhist Land Today）一文，介紹泰國佛教比丘僧團和俗眾的現狀。

此次展覽報導中，除了介紹「佛·國」特展沉浸式文化體驗外，也專篇介紹了本館「心中丘壑：館藏書畫」展廳換展及選件特色，以及木雕分館「住世：修護主題展」中「拈花說法」匾額的修護歷程。而在活動報導中，編輯部特別記述了摩訶朱拉隆功大學代表團法師們參觀博物館的智慧對談與風采；林正隆董事長捐贈二部《金剛經》寫本的事蹟；分享了今年度博物館辦理的諸多藝文活動及義工培訓課程，期待透過有趣的圖文內容，帶您一同回顧博物館這精采的一年。



圖1 佛足印
1850-1925 銅鑲金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本期專題】

亞洲東南的明珠 ——館藏泰國造像的概況與意義

文／中台世界博物館館長 見諶法師

泰國，一方位於東南亞洲具有悠久歷史及佛教盛行的國度，素有「黃金之地」的美稱，早期既已接受佛教文化的洗禮，據《善見律》所稱，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派遣使團至各地傳播佛法，當時已來到黃金之地，根據現代學者考證當初使團到達之地極可能為現在泰國中部地區。然而，古代的泰國並不是統一的國家，而是由不同的城邦及族群所居之地，自古以來稱為「暹羅」（Siam），在十三世紀之前，由孟族所



圖2 佛立像
八至九世紀 青銅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圖3 藏巴拉
九世紀 青銅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建立的「墮羅鉢底（Dvaravati）」、高棉族建立的「高棉（Khmer）」，以及馬來族的「室利佛逝（Srivijaya）」都曾統治泰國的部份領土，也為這片土地帶來了佛教、印度教及密教文化。

十三世紀之後，由泰族所建立的素可泰（Sukhothai）、蘭納（Lanna）及阿瑜陀耶（Ayutthaya）等王朝，為泰國佛教及文化奠定了穩固基礎，1238年建立的素可泰王朝，歷史上被視為完整統一的國家，披著幸福的曙光，舉國上下尊崇佛教，創立文字及典章制度，文化藝術昌盛，被稱為泰國佛教藝術的黃金時期，之後的幾個王朝莫不受其滋養。早期佛教傳入泰境，上座部、北傳佛教及印度教皆有弘傳，十二世紀時錫蘭

（Ceylon，現稱斯里蘭卡Sri Lanka）佛教大興，當時的錫蘭王為上座部佛教的有力支持者，並舉行第七次結集修訂佛教教義。當時來自於東南亞的緬甸、蘭納及柬埔寨等地僧侶蜂擁至錫蘭學習上座部佛法。1277年蘭甘亨王邀請錫蘭僧侶至素可泰，大力支持其宣講教義，並將此事件刊刻於銘文之上，從此時期之後，上座部佛教在泰國奠定無可撼動的地位，成為官方宗教。錫蘭上座部佛教的影響，可以說是成為今日泰國佛教的主要骨幹，並與早期傳入的不同宗教及其他教派互相共存。

今年度本館推出的「佛·國：館藏泰國造像特展」展出館藏在泰國歷史各時期的造像，共四十五件，包含十三世紀暹羅以前的墮羅鉢底、室利佛逝及高棉三個王朝的文物，以及十三世紀以後暹羅的素可泰、蘭納、阿瑜陀耶的造像。另一展區則展出近代泰國拉達那哥欣（Rattanakosin）時期，主要是拉瑪三世至五世時期的造像。

目前館藏東南亞地區的造像，主要以佛教造像為主，少部份為印度教及密教文物，總數約有三百多件，材質大都為金屬、漆及石雕，地區包含了緬甸、泰國、柬埔寨吳哥、印尼及越南造像。為早期護持居士所供養，殊為難得，在

現今臺灣博物館中，可以說是非常珍貴的藏品。

而本次特展以「佛國」為主題，選展出泰國歷史各時期的造像，為少見於臺灣的東南亞文物展覽中，完整地呈現泰國的各時期造像。從最早的八世紀墮羅鉢底青銅佛立像直到二十世紀初拉達那哥欣的造像，時間長達一千二百年，見證泰國佛教的發展，城邦種族與不同宗教融合所造就的殊勝泰文化。

如以泰國造像的特質來看，其造像藝術與風格的形成與部族、城邦、王權與地理氣候存在著密切的關係，隨著時代的推移，各種歷史因緣相繼涵養了泰國的造像樣貌。早期墮羅鉢底時期造像，除了吸收印度傳來的笈多風格之外，佛的相貌充份表現了孟族人特有的特徵，素樸寬和與莽莽榛林的氣質；而高棉王朝則呈現異種文化與宗教，如以地理來看，古代泰國並不存在著特定的疆域概念，因此多種族及文化宗教不斷在此一地區融合與影響，形成多元及豐富的造像特質，例如館藏的青銅「喜金剛」半尾纏為十二世紀高棉巴普昂風格（Baphuon style）的代表；石雕「女神像」的衣裙，則展現了高棉地區紗籠（sarong）的各式風貌。



圖4 喜金剛像
十二世紀 青銅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圖5 女神像
十一世紀 砂岩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十三世紀之後的泰國佛教藝術明顯地與王朝政權有著密切的關係，素可泰王朝的建立，王權的支持，使造像呈現出蓬勃朝氣，柔和雍容卻充滿典雅的美感，行走佛以其纖細與優雅，處處呈現出黃金時期造像的特徵，並成為泰國佛教藝術的代表性造像，之後其勢不減，所創造出的古典原則，一直影響到後面的幾個王朝。而十五世紀之後，得於航海貿易之便，經濟的富足，使阿瑜陀耶的造像多了商業城市的工藝之氣，除了承繼素可泰風格之外，造像趨於繁複，從海上的貿易與來自中國的絲織品、瓷器的精細與花紋樣式，使這時期的造像做工更加精美，且裝飾華麗。

近代泰國進入十九世紀後，佛教造像充滿了皇室氣息，某些造像的衣著與寶冠基本上是泰國皇家的形式，尤其是拉瑪三世至五世的造像，幾乎是金色系與漆的表現方式，佛袈裟上的裝飾圖紋更加華麗與突出。佛足印的華麗裝飾黑漆與金箔互相交映，尤其是佛足印上的圖案，刻畫著代表吉祥圖案、轉輪聖寶以及象徵宇宙的108種圖案，也為泰國佛足印信仰帶來不同的藝術形式。

中台世界博物館在創辦人 惟覺安公老和尚的慈力感召之下，為保存佛教藝術與文化，十方信眾樂慨捐輸，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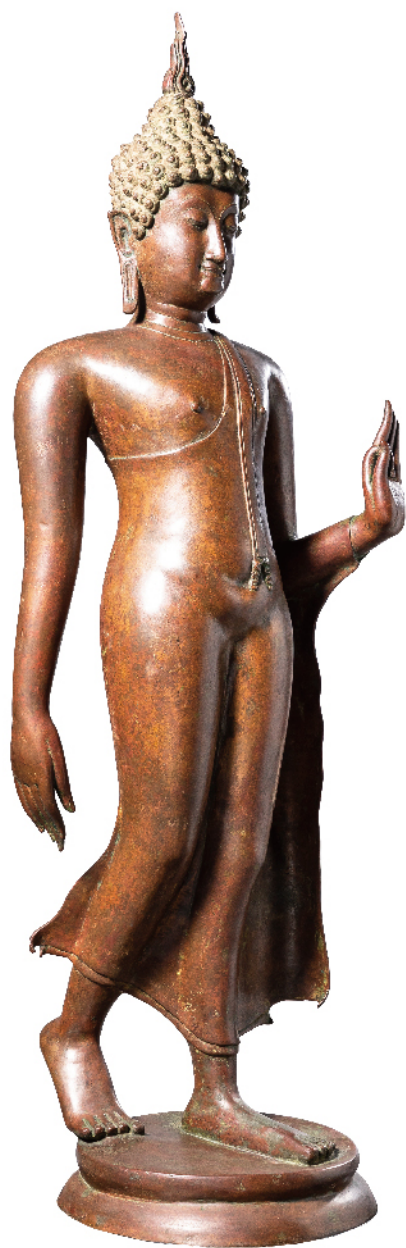


圖6 佛行走像
十五世紀風格 銅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圖7 佛立像
十六至十七世紀 銅漆金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圖8 佛立像
1850-1925 銅漆金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造像大都以北傳造像為主，而東南亞文物的收藏，也在特殊的因緣下，得以保存於博物館，成為臺灣博物館為數不多的南傳佛教文物收藏並值得觀注的重點。而本次以選展泰國各時期造像，並以主題展覽的方式，讓人們了解泰國佛教發展的歷史概況，也稱得上是臺灣首次以泰國造像的特展，稀有難得。

若以立足於世界宗教的立場而言，

北傳佛法與上座部佛教，皆是佛陀言教的化育，不同地區以其特殊的因緣，造就佛法傳播的不同樣貌，佛教歷史發展的多元，也融入了更多讓我們認識佛法的契機與不同區域佛教發展的獨特面貌，相對於我們之前所關注與研究的印度與北傳佛教藝術之外，對於南傳上座部在中南半島的發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認識。



圖1

【本期專題】

現代的佛國¹

文／摩訶朱拉隆功大學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黃袍之國」一詞，經常用於稱呼泰國。一般遊客來到泰國，大部分對兩個景象記憶猶新。一個是具有獨特建築風格的佛教寺廟，另一個則是隨處可見身著黃色衣袍的僧侶和沙彌，尤其在黎明時分，當僧眾成群結隊外出化緣的時候。這些景象無時無刻地傳遞著：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然而事實上，對於泰民族而言，佛教其實一直是文化、哲學、藝術、文學、倫理道德，以及許多民俗和節日的重要源泉。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我們將把泰國佛教現狀的探討分為兩部分，即比丘僧團和俗眾。

一、比丘僧團

佛教傳入泰國時，就已出現比丘僧團。在這片微笑之國的土地上，住有300,000多位比丘。在泰國的比丘僧團大部分信仰上座部佛教 (Theravada Buddhism)，並依循和其他上座部佛教國家，像是斯里蘭卡、緬甸、寮國、

柬埔寨，一樣的戒律（Vinaya）。而且政府每年還會固定提撥預算，支持僧團的基本開銷、寺院修繕費，或是供養重要的高僧長老。這些費用是泰國政府泰國農業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以農村家庭平均年收入的5%~10%支出，而僧團其餘支出全仰賴於大眾的供養。

兩個宗派

泰國存有兩個佛教宗派（Nikayas），大宗派（Maha Nikayas）及法宗派（Dhammayuttika Nikaya）。大宗派的創建歷史較為悠久，並在泰國佔最多數；而法宗派則是由拉瑪四世蒙固王（King Mongkut）於公元1833年創建，兩個宗派比例為35：1。蒙固王曾經出家二十七年，精通佛法教理與巴利語，而國王之所以創建法宗派，其實是期許僧眾能更有紀律地鑽研佛法教理。兩個宗派的差異性不大，而且皆持守巴利律藏《比丘波羅提木叉》中所列之227條戒律，唯一的差異在僧眾穿著黃袍的方式。

僧團組織

公元1943年，佛曆2484年，依據《比丘僧伽管理法》，泰國僧眾組織與泰國政府組織架構類似。至高的「僧王（Sangharaja）」為泰國地位最崇高的長老，通常是由國王與政府協議後，從僧團中戒臘（出家資歷）最高、資質最好的僧人中選拔而出。之後僧王會組織宗教部長委員會，由十名成員組成，均為高位階的長老，並任命一位僧伽導師（Sangha Nayaka）領導，其地位等同於泰國總理。宗教部長委員會之下再分設四個職能委員會，分別為宗教管理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佛教傳播委員會與公共事業委員會，每個委員會都設有一位僧伽部長（Sangha Mantri）。



圖2



圖3

除此之外，僧伽協商議會（Sangha Sabha），相當於國民議會，成員有四十五人，分別從各個重要寺廟中選出。僧伽協商議會為宗教部長委員會的諮詢機構，而在僧伽協商議會之下，僧團的管理機制與政府規範相對應。泰國所有僧眾都必須住在泰國各地的寺廟中，每座寺廟的住持都是由宗教部長理事會與當地居民協商後任命。由此可知，泰國所有的宗教任命都受其學術成就、戒臘、品行、大眾認可度及與僧團中長老之間的關係影響。

泰國教育部下設有宗教事務部，作為政府和僧團之間的聯絡處。總體而言，宗教事務部在所有涉及僧團的事務上，都會與宗教部長理事會合作。例如，發佈有關僧團群體的法規、記錄僧團資產（如土地等）、保存僧侶及寺廟的資料。宗教事務部還為僧團官員和維

修寺廟等事務編制年度預算。這裡需要補充說明一點，泰國所有寺廟均為國家財產。

公元1943年頒佈的《比丘僧伽管理法》後於1962年廢除。依據新法案，僧伽導師、僧伽部長與僧伽協商議會等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

由僧王領導的「大長老會（Mahathera Samagama）」，該會由兩個宗派的大長老（mahatheras）組成，共四至八位。大長老會與宗教事務部協作，直接管理整個國家的僧團事務。

僧侶教育

在佛陀時代或正法時期，人們出家的本意是為了遵循佛陀的教導，像許多典故記載的一樣，目的是離苦得樂、獲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或證悟涅槃。但隨著時間推進，許多理想和實踐都產生了改變。在佛陀入滅二千六百多年後的今天，現在許多人選擇出家的原因往往偏離了佛陀最初的訓誡。將問題一概而論雖然不恰當，但我們可以客觀地說，今日泰國有許多男性選擇出家的原因，有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符合傳統習俗的期待，或是增加接受教育的機會，並非出

於求得解脫的願心。當然，還是有許多人選擇出家是嚮往著宗教生活和宗教研究，或有著為佛教和國家服務的心願。

泰國的佛教僧侶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長期出家，有時為終生出家，另一種則是短期出家。在泰國佛教徒看來，即使短期出家，也具有極大的功德。即便是國王也要遵循著這個古老的傳統。例如，現任國王普密蓬·阿杜德（H.M. King Bhumibol Adulyadej）在前段時間也短期出家了半個月。政府官員甚至可以帶薪休假四個月，全身心地投入短期出家修行。這個政策是為了讓年輕人領會佛理，從而成為優秀公民。出家生活可以讓他們親身體驗到何為理想

的佛教生活。在農村地區，普遍認為經歷過出家生活的人更「成熟」，所以給予更多尊重。此外，泰國寺廟（Wat）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是人民接受教育的場所。所有人不論其社會地位如何，都可以前去寺廟接受教育。這樣的機制給予窮困人民許多翻身的機會。在泰國，當僧人覺得自己無法繼續履行僧侶的職責時，沒有任何宗教規範和社會壓力會限制他們回歸世俗生活。

泰國僧眾教育主要著力於佛教教義和巴利語學習。前者有關佛法教義的研究，有三個等級的認證，開放給僧俗二眾。通過考試者被稱作「Nak Dhamm」，意為通曉佛法之人。後者有關巴利語



圖4

的考試有七個等級，從第三級開始，到第九級為止。通過巴利語考試的學生被稱作「parian」（巴利語：pariñña，意為「聖慧明達」），在泰文中，「parinna」一詞意為學位。

一般而言，佛法和巴利語學習齊頭並進，至少需要七年時間才能完成。這兩門課程難度驚人，尤其是巴利語，每年很少人能通過第九級考試。在生活競爭壓力沒有那麼激烈的過去，通過較低等級的佛教教義和巴利語考試，能在政府機關中謀取好職位。但現在的情況則大相徑庭，即使是那些成功通過巴利語第九級考試的人，也很難找到好工作。

最近泰國僧侶教育出現了新的變化。隨著科學迅速發展和世界地球村的影響，泰國佛教領袖、僧眾和俗眾意識到，如果僧人要繼續弘揚佛法，勢必要接受更為廣博的教育。出於新觀點，現在曼谷有兩所專門提供給僧侶和沙彌的高等學府。一所是摩訶朱拉隆功大學（Mahachulalongkorn Rajvidyalaya），另一所是摩訶蒙固大學（Mahamongkut Rajvidyalaya），兩者都是以新觀點的架構基礎上創建的現代大學。這兩所大學所開設的課程中包括與僧侶戒律不相容的世俗科目，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僧侶接受全面性的教育，使他們能夠在現實

條件下更好地弘法利生。

至於短期出家的人，他們大多選擇在守夏節的三個月雨季期間出家修行。他們接受的教育範圍較小，只專注於佛教教義。如前文所提，選擇短期出家的人，可能更多出於對佛法的求知慾，或是出於對習俗的遵從，最常見的是兩者兼而有之。這些人在守夏節結束後，往往回到世俗生活中，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雨季期間，寺廟的住宿經常爆滿。如今，在現代生活的壓力下，短期出家的習俗不像在鄉下那般熱絡。而在上座部佛教同樣盛行的緬甸、柬埔寨和寮國也出現類似的狀況。



圖5



圖6 摩訶朱拉隆功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代表團參訪中台世界博物館，於大廳佛像前恭敬禮佛。

寺廟與僧人

「Wat」一詞兼有寺院（monastery）和寺廟（temple）的意思，為僧侶和沙彌的住所。依據國家佛教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Buddhism）的資料，泰國有40,000多座寺廟，其中37,000座處於使用狀態，迎接信眾與遊客。泰國文化有很大一部份源自「Wat」。寺廟田產與土地上的建築是由皇室、貴族與民眾捐贈而來。寺院是泰國鄉村生活中最重要的據點，除了宗教活動外，寺廟同時還是休閒中心、藥房、學校、社區中心、養老院、貧困救助中心、社會工作與福利機構、村落的時鐘（報時）、休養所、通訊社、資訊中心等。寺廟由一位住持（Chao Avas）領導，他負責

維護寺院的紀律、宗教服務和儀式的進行。除了僧侶和沙彌，寺廟中還有「廟童」，他們會協助僧侶和沙彌，例如安排膳食、打掃僧舍寮房及換洗僧袍等等。這些男孩通常都離鄉背井，如果不住在寺廟內，幾乎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他們與寺中僧眾關係很親近。這種情況在曼谷更是常見，因為曼谷的住宿不易尋得，加上國內最優質的教育資源都集中於此。因此，這時寺廟又可以當作是佛教對社會的回饋，為泰國佛教徒帶來更多社會福利。

二、信眾

在佛教二千六百多年的歷史中，佛教一直與信眾緊密相連。男眾居士的巴

利語稱「upasaka」，而女眾居士則為「upāsika」。從佛教時代開始，就有無數男女眾居士信奉佛陀的教義，他們的力量對佛教的傳播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佛陀的眾多弟子，如須達長者（Anathapindika，給孤獨長者，布施第一男居士）、毘舍佉（Visakha，布施第一女居士）、阿育王（Asoka）、迦膩色伽王（Kanishka）等人，即使在今天也常被佛教徒掛在嘴邊。如果沒有阿育王的庇護，佛教的傳播範圍可能不會如此之廣，其歷史進程可能也會有所不同。在佛教的誕生地印度，以及大多數

接受佛教思想的國家，佛教經常得到各階層民眾，特別是領導者的大力支持。中國、日本、緬甸、斯里蘭卡、西藏等地的佛教傳播史中，均充分證明了這一觀點。泰國亦是如此，自從佛教傳入以來，就受到國王和人民的歡迎和支持。甚至，許多泰國國王並不滿足於僅作為世俗的信眾，而捨俗出家為僧，並因精通佛法而聞名；拉瑪四世蒙固王就是泰國皇室階層中最為傑出的信徒。泰國男性出家的習俗也大大促進了居士和僧侶之間的聯繫與理解。畢竟，落實佛法總是比理學研究更為重要。

佛陀曾在一次說法中，勸誡俗眾弟子要在忙於世俗職責之外，護法護教，才能使佛法在世間長久流傳。正如佛陀的教導，居士的職責之一便是護持僧團的需求。因此，依循這項傳統的所有佛教國家，特別是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國家中，僧侶從不缺乏食、衣、住、藥這四樣必需品。由於僧眾不允許從事任何職業，他們的生活完全仰仗於居士的供養。作為對民眾護持的回報，僧眾被期望成為精進於佛法上的楷模，除了提升自己之外，還能成為信眾的導師。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到僧侶對泰國民眾道德的影響。



圖7

「行善 (kusala kamma)」是佛教中的一項基本教義。因此，行善積德的觀念在佛教徒心中根深蒂固。在泰國，佛教徒行善或積功德 (puñña) 的方法很多，例如布施、參加法會、放生籠中鳥或捕獲的魚、在佛像或佛教建築上貼金箔、建造新寺廟或捐款修繕寺廟等。甚至將自己布施出去，即使是短期受戒出家，也能累積許多功德。因果報應法則和輪迴的觀念，是影響泰國佛教徒面對人生的兩個重要因素。雖然佛教中所談的極樂——涅槃是所有佛教徒都嚮往的，但絕大多數佛教徒仍然認為他們會在這個世界、天界或其他世界輪迴，或在最壞的情況下，生於地獄。因此，大部分的泰國佛教徒會在現世努力積德行善，確保今生和來世都有好果報。佛陀曾說：「做自己的一盞明燈，要為自己求得解脫而努力。」鑒於此，上座部佛教常被認為較重視個人修行。一位外國作家的觀察，泰國人對宗教的態度十分隨和，他們不會刻意區分宗教的差異，對他們來說，宗教是整體的概念。大部分泰國人十分熟悉諸多佛教典故、傳說、節日和理念，以及「善有善報」的基本觀念，可以確定地說，對於絕大多數泰國人來說，佛教能使他們感受到信仰所帶來的喜悅。

註釋

1. 本文譯自本刊第16至23頁 The Buddhist Land Today 一文，由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撰稿，作者：Phramaha Prayoon Chotivaro, Phramaha Paitoon Pantanando, Phramaha Yongyuth Kantabho, Phramaha Thongkeb Yanapalo, Phrakhrudhammathon Waradecha, Phra Seng Hurng Narindo。

圖片出處

- 圖1：Source by <https://zh-tw.photo-ac.com/photo/4252537/>泰國大城府遺址-佛像,擷取日期：2023年11月1日。
- 圖2：Source by <https://zh-tw.photo-ac.com/photo/27251427/>大城府遺址,擷取日期：2023年11月1日。
- 圖3：Source by <https://zh-tw.photo-ac.com/photo/26954762/>臥佛寺微笑,擷取日期：2023年11月1日。
- 圖4：Source by <https://zh-tw.photo-ac.com/photo/4252537/>泰國大城府遺址-佛像,擷取日期：2023年11月1日。
- 圖5：Source by <https://zh-tw.photo-ac.com/photo/1268796/>素可泰遺址4,擷取日期：2023年11月1日。
- 圖7：Source by <https://zh-tw.photo-ac.com/photo/3034004/>泰國大城府-佛頭在樹瑪哈泰寺泰國大城府基地,擷取日期：2023年11月1日。

The Buddhist Land Today

文／摩訶朱拉隆功大學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The term "The Land of Yellow Robes" has not been inappropriately applied to Thailand, for two things strike most foreigners as soon as they set foot in that country. One is the Buddhist temple with its characteristic architecture, and the other is the sight of yellow-clad Buddhist monks and novices who are to be seen everywhere,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hours of dawn when they go out in great numbers for alms. The two sights inevitably remind foreigners that this is a country where Buddhism is a dominant force in people's lives. Indeed, to the Thai nation as a whole, Buddhism has been the mainspring from which flow its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ts art and literature, its ethics and morality, and many of its folkways and festivals.

For clarity and convenience, we shall divide the study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Buddhism in Thailand into two parts, namely the Bhikkhu Sangha or the Holy Order, and the Laity. The Buddhist people are fulfilling the smile of the land with Buddhist culture.

The Bhikkhu Sangha or the Holy Order

The Bhikkhu Sangha or the Holy Order of Buddhist monks has been in existence in Thailand ever since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there. There are some 300,000 monks living in the Land of Smiles. The Bhikkhu Sangha of Thailand, being of Therava-

da or Southern School, observes the same set of discipline (Vinaya) as the Bhikkhu Sanghas in other Theravada countries such as Ceylon, Burma, Laos, and Cambodia.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allots a yearly budget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important temples and as stipends for high-ranking monks, almost the entire burden for the support of the Sangha and the upkeep of the temples rests with the public.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ailand states the religious cash expenses of the average Thai rural family per year as ranging from 5 to 10 percent of its total annual cash income. It may be added here that the report concerns the average Thai rural family, and not the urban dwellers, the majority of whom, in Thailand as elsewhere, are less inclined to religion than the country folks.

Two Sects or Nikayas

There are two sects or Nikayas of the Buddhist Order in Thailand. One is the Mahanikaya, and the other is the Dhammayuttika Nikaya. The Mahanikaya is the older and by far the more numerous one, the ratio in the number of monks of the two sects being 35 to 1. The Dhammayuttika Nikaya was founded in 1833 CE by King Mongkut, the fourth ruler of the present Chakri Dynasty who ruled Thailand from 1851 to 1868 CE. Having himself

spent 27 years as a Bhikkhu, the King was well versed in the Dhamma, besides many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including Pali, the canonical language of Theravada Buddhism. The King's purpose in founding the Dhammayuttika sect was to enable monks to lead a more disciplined and scholarly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stin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ikayas are, however, not great; at most, they concern only matters of discipline, and never of the Doctrine. Monks of both sects follow the same 227 Vinaya rules as laid down in the Patimokkha of the Vinaya Pitaka (the Basket of the Discipline), and both receive the same esteem from the public. In their general appearance and daily routine of life too, except for the slight difference in the manners of putting on the yellow robes, monks of the two Nikayas differ very little from one another.

The Sangha Organisation

Former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hikkhu Sangha Act (B.E. 2484, 1943 CE),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Sangha in Thailand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tate. The Sangharaja or the Supreme Patriarch is the highest Buddhist dignitary of the Kingdom. He is chosen by the King,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from among the most senior and qualified members of the Sangha. The Sangharaja appoints a council of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headed by the *Sangha Nayaka*, whose position is analogous to tha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tate. Under the Sangha Nayaka, there function four ecclesiastical boards, namely the Board of Ecclesiastical Administration, the Board of

Education, the Board of Propagation and the Board of Public Works.

Each of the boards has a Sangha Mantri (equivalent to a minister in the secular administration) with his assistants. The four boards or ministries are supposed to look after the affairs of the entire Sangha. The Ecclesiastical Ministerial Council,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Cabinet, consists of ten members, all senior monks of the Sangha. In addition to this, there is a Consultative Assembly (*Sangha Sabha*) equivalent 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e members of which number 45 and are selected from various important monasteries. The Sangha Sabha acts as an Advisory Body to the Ecclesiastical Ministerial Council. Below the Sangha Sabha,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ngha continues to correspond to the secular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All monks and novices (*samaneras*) have to live in monasteries which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Each monastery has its abbot appointed by the Ecclesiastical Ministerial Council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locals. It may be pointed out here that all religious appointments in Thailand are based on scholarly achievements, seniority, personal conduct, popularity, and contacts with monks further up in the Sangha.

There is a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acts as a liaison offi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angha. In general,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 work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Ecclesiastical Ministerial Council on all matters affecting the Sangha. For instance, it issues all legal directives concerning the entire community of monks; it keeps records of the

Sangha's property, such as lands etc.; it maintains facts and figures with respect to monks and monasteries. The Religious Affairs Department also prepares the annual budget for the upkeep of the Sangha functionaries and th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temples etc. It may be added here that all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are State property.

In 1962,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hikkhu Sangha Act of 1943 was abolished; a new one was enacted instead. By virtue of the new act, the posts of Sangha Nayaka, Sangha Mantris, and Sangha Sabha were abolished. In place of these, there is now a *Mahathera Samagama* (Council of the Elders) headed by the Sangharaja himself and consisting of no less than four and no more than eight senior monks (*mahatheras*) of the two sects (*nikayas*). The Mahathera Samagama,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 directly governs the entire Sangha.

Education of Monks

As is well known, the original idea behind men entering monkhood during the Buddha's time or shortly after, was to attain liberation from worldly existe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 of the Master. Such an idea, of course, springs from man's feeling of aversion to things mundane. In other words, in those far-off days, men entered monkhood with the sole intention of ridding themselves of life's miseries and of obtaining spiritual freedom or Nirvana. Instances of such self-renunciation are found in the holy books of the Buddhist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s is only natural, many of the ideal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y followers of the Buddha under-

went modifications. Today, over 2,600 years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Buddha, though the ideal of becoming a Bhikkhu still remains very lofty among Buddhists of all lands, in practice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re have been many deviations from the Master's original admoni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whys and wherefores of man's entering monkhood. A generalisation of any subject matter is often dangerous, but it will not be far from the truth to say that today, in Thailand as in other Buddhist countries,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males entering monkhood i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prompted rather by the dictation of custom, the wish for education and other external considerations than by the desire to attain emancipation. Yet, there are also many who join the Sangha through a genuine love for religious life and religious studies, or out of the wish to be of service to Buddhism and their country. Finally, in the Thai Sangha also, those are not entirely lacking whose life is vigorously devoted to the aim of ultimate emancipation and to the guidance of others towards that goal. There have been, and still are, saintly and able meditation masters in Thailand, with a fair number of devoted disciples among both the Sangha and laity. There are also still monks — the so-called *thudong* bhikkhus — who follow the ancient way of austere living embodied in the "strict observances" or *dhutangas*.

In view of the above facts,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of Buddhist monks in Thailand. One comprises those who become monks for long periods, sometimes for life, and the other those who enter the Order temporarily. To serve in monkhood even for a short period is considered a great

merit-earning attainment by Thai Buddhists. Even kings follow this age-old custom. For instance, the present ruler, H.M. King Bhumibol Adulyadej, also observed the custom for a period of half a month, sometime ago.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allowed leave with full pay for a period of four months in order to serve in monkhood. The idea is to enable young men to gain knowledge of Buddhism and thereby become good citizens. Life as a monk gives them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how an ideal Buddhist life should be lived. In rural districts, the general tendency is to give greater deference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y served in monkhood. Such people are supposed to be more 'mature' than those who have not undergone the monk's life. Moreover, in Thailand, *wats*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used to be and are still regarded as seats of learning where all men, irrespective of life's position, can go and avail themselves of educational benefits. This is especially so in the case of economically handicapped males of the countryside. Instances are not lacking in which people have climbed the social ladder after obtaining an education during monkhood. There are neither religious restrictions nor social disapproval against monks returning to lay life if and when they find themselves unable to discharge their duties as monks.

Cases exist in which, for some reason or the other, men have entered monkhood more than once, although this practice cannot be said to be held in the esteem of the public. From this viewpoint, the institution of entering monkhood in Thailand, apart from being a way of gaining moral and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is a social upliftment method by

which those not so fortunately placed in life may find benefit. Judging from the ideal of adopting a monk's life as enunciated by the Buddha, whether or not such practice is commendable, is a different story. The fact is that even today when modernism has penetrated deep into Thailand, about one-half of the primary schools of the country are still situated in *wats*. With sex and crimes on the rise in the country, the cry for living a better Buddhist life is being heard more and more distinctly in Thailand today.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of monks and novices in Thailand centres mostly on the study of the Buddhist Doctrine (Dhamma) and Pali,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 Theravada scriptures are written. Of the former, the study of the Doctrine, there are three grades with examinations open to both monks and laymen. Those passing such examinations are termed *Nak Dhamm*, literally meaning 'one who knows the Dhamma'. The latter, i.e., the study of Pali, has seven grades, starting with the third and ending with the ninth grade. Students passing Pali examinations are called *parian* (Pali: *pariñña* = penetrative knowledge); in the Thai language, the word *parinna* is used to refer to an academic degree.

Generally, the Dhamma and Pali studies go hand in hand and take at least seven years to complete. The stiffness of the two courses, especially that of the Pali language, can be guessed from the fact that very few students are able to pass the highest grade, the Parian 9, in any annual examination. In the good old days when living was less competitive than now, passing even the lower Dhamma and Pali examinations used to be of much

value in securing good government posts. But now things are quite different; even those successful in the highest Pali examination, the 9th Grade, find it difficult to get suitable employment.

Of late there has developed a new outlook on the education of monks in Thailand.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with the shrinking of the world, Buddhist leaders of Thailand, monks as well as laymen, are awakened to the necessity of imparting broader education to members of the Sangha, if the Sangha is to serve the cause of Buddhism well, 'for the gain of the man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many'. As a result of the new outlook, there now function in Bangkok two higher institutes of learning, exclusively for monks and novices. One is the Mahachulalongkorn Rajavidyalaya, and the other is the Mahamongkut Rajavidyalaya. Both are organised on a modern university footing and both seem to be making satisfactory progress towards that direction. Inclusion in the curriculum of some secular subject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 monks' discipline (Vinaya) is among the notable features of these two institutes; the aim is to give an all-round education to monks in order to enable them to be of better service to the cause of Buddhism amidst modern conditions.

So much for the education of 'long-term' monks. As for those who enter the Order temporarily, mostly for a period of three rainy months during the Vassa, or Buddhist Lent, the education is brief and devoted to the main tenets and features of Buddhism only. As pointed out above, such people enter monkhood either by a genuine desire for knowledge of the Dhamma, by the dictum of custom

or, as generally is the case, by the two reasons combined. Monks of this category return to lay life again as soon as Lent is over. This is the reason why accommodations in monasteries (wats) are usually full during the Lenten period. Nowadays, owing to the pressures of modern life, the custom of temporarily entering monkhood is not as rigorously observed by people living in urban areas as by those in the countryside. The custom has its parallel in Burma, Cambodia, and Laos where Theravada Buddhism prevails.

Wat and Monks

The word 'wat' means monastery and temple combined. It is the residence of monks and novices.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National Buddhism, there are over 40,000 temples in Thailand, of which some 37,000 are in current use welcoming devotees and visitors. What are the centres of Thai art and architecture? Thai cultur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flows from wats. Wat-lands and constructions thereon are donated by royalty, wealthy people and the public in general. The w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 in Thai rural life. The social life of the rural community revolves around the wat. Besides carrying out the obvious religious activities, a wat serves the community as a recreation centre, dispensary, school, community centre, home for the aged and destitute, social work and welfare agency, village clock, rest-house, news agency, and information centre. A wat is headed by a *Chao Avas* (the abbot)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wat discipline, the proper performance of religious services and rituals,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 inmates. Besides monks and novices, there are also the 'temple boys' in wats, who assist monks and novices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bringing and arranging food, cleaning dormitories, washing yellow robes, etc. Usually, these boys are related to resident monks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their stay is free of charge. Most of them are students whose homes are far away and who would, otherwise, find it impracticable to get an education. This is especially so in Bangkok where accommodation is difficult to get and where all higher seats of learning in the country are situate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wat, itself a gift of Buddhism, therefore, contributes in no small measure to the social welfare and progress of the Thai Buddhists. The benefits in this respect, of course, are more apparent among the lower strata of society than in the case of the fortunate few on the top.

Apart from engaging themselves in doctrinal studies and observing disciplinary rules (Vinaya) in general, monks are expected to be 'friends, philosophers, and guides' of the people. Preaching to the masses face to face or over the radio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ways by which monks help the promotion of moral stability among various members of society. It may not be out of place to reiterate the fact that Buddhism lays great stress on the necessity of leading a morally good life in order to obtain happiness in life here and hereafter. In most ceremonies and rituals, whether private or public, monks' cooperation and benediction are indispensable. Indeed, throughout the life of the average Thai Buddhist, from cradle to the grave, monks are persons to whom they constantly turn for moral

support.

The role of monks in rural districts is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there the local wat is not only the religious but also the social centre of the community. It is at the wat that people come together and experience a sense of comradeship. Religious rituals and ceremonies held at wats are always accompanied by social activities: they are occasions for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to enjoy themselves in feasts, fun and festivities. This aspect of the religious service helps the common folks to relax and satisfies their need for recreation. Not a few matrimonial alliances started from contacts at wat premises. Acting as a moral and ethical example, monks are the most venerated persons in countryside Thai society, remaining very close to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In times of crisis, it is to monks that people bring their problems for counsel and encouragement. With few exceptions, the Sangha has well-justified this attitude of respect and honour shown to it on the part of the laity and, on the whole, has lived up to the dignity of the Faith.

The Laity

Throughout its over 2,600 years of existence, Buddhism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ay community. In Pali, the word for a male lay devotee is *upasaka*; *upasika* is its female equivalent.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from the time of its founder,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upasakas and upasikas whose faith in the Teachings of the Master contributed largely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Doctrine. Names of the Buddha's munificent followers like Anathapindika, Visakha, Asoka, Kanishka,

etc., are on the lips of Buddhists even today. Without the patronage of Emperor Asoka, Buddhism probably could not have spread so far and the course of its history might have been different. In India, the land of its birth, as well as in most of the countries where its Message has been accepted, Buddhism has received unstinted support from people of all classes, especially the ruling class. The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Japan, Burma, Ceylon, Tibet, etc., amply justifies this statement. In the case of Thailand too, ever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o the country, Buddhism has been warmly received and patronised by kings and commoners alike. It is well-known that many Thai rulers, not satisfied with being mere lay devotees, got themselves ordained into monkhood and became famous for their erudition in the Dhamma. King Mongkut, Rama IV, probably stands out a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among this class of royal devotees. The custom of Thai males entering the Sangha also contributes much to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ay community and monkhood. After all, personal experience is better than mer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e Buddha himself, in one of his discourses, exhorted his followers to discharge their duties well so as to enable the Dhamma to endure long in the world. One of the duties of the lay follower, as taught by the Master, is to look after the needs of monks. Hence it is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lay followers in all Buddhist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following Theravada Buddhism, to see that monks do not suffer from a lack of the four requisites, namely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medicine.

Although in the present age of a competitive economy, when life in any field is not so easy, nobody can say in all fairness that monk life in Thailand suffers greatly from a shortage of the above four requisites. As Bhikkhus are not allowed to follow any occupational activities, it is clear that they depend entirely on the laity for their existence. In return for this spontaneous support offered to them by the public, monks are expected to live exemplary liv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mselves as well as of those who look to them as teachers and guides. We have already seen what moral influence monks can have on peopl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aity and the Bhikkhu Sangha in Thailand is close and spontaneous. To a very great extent,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in an average Thai family, some of its members are certain to have served some time in the Sangha. To the masses, yellow robes are symbols of the Master, and Bhikkhus are upholders of the Dhamma, to be deferred to in all circumstance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Bhikkhus or Samaneras found guilty of committing crimes are formally divested of their yellow robes before legal action is taken against them by the State, and this is done invariably under the permission of the chief monk or the abbot.

‘To do good’ (*kusala kamma*) is a cardinal point in 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 Consequently, the idea of performing meritorious deeds is very deeply ingrained in the minds of Buddhists. Ways of doing good or making merit (*puñña*) among Thai Buddhists are numerous. A man gains merit each time he gives alms to a monk or contributes to a religious ritual. To be ordained into monkhood, even for a short period, of course, brings much merit.

Besides, there are other ways of merit-earning, such as releasing caged birds or freeing caught fishes, plastering gold leaf on Buddha statues or religious monum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emple or the repair of an old one, etc. 'The Law of Karma', wherein each action has its corresponding result, and a belief in rebirth,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 moulding such an attitude towards life among the Buddhists. Though *Nibbana* (Sanskrit: Nirvana), the highest bliss in Buddhism, is aspired to by all good Buddhist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still think it is not so easy to reach and that they will be reborn again in this world, in heaven or some other world, or — at the very worst — in hell. Hence,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y must try to do good in order to ensure good results in this very life as well as in the life to come. 'Be a light unto yourself. Each man must strive for his own salvation' — these were the Master's words. In view of this, Theravada Buddhism is often said to have an individualistic temper. Nevertheless, it is very tolerant, as the long history of its existence will prove. Indeed, the characteristic tolerance of Buddhism, for instance in Thailand, has always permitted the absorption of many beliefs and practices from other sources which have often served to supplement or expand its concepts or to fill gaps. Animism and Brahmanism may be cited in this connection; the two being important supplements to popular Buddhism in Thailand. A foreign writer has rightly observed that the attitude of the Thai masses towards their religion is of an easygoing nature. They do not bother to distinguish among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ir religion; for them, it is all of a piece. Only the

sophisticated few are concerned with doctrinal logic and purity. Of course, they too know much about its legends, its festivals, its ideals, and its general message that 'good will render good'. On the whol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hais enjoy their religion. Religious observances are, to them, as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as they are sacred occasions. And for the vast majority, Buddhism suffices in that it enables them to feel and believe and enjoy. (Edited by Drish-ti Desai)

註釋

1. This article is extracted from the original paper, *The Buddhist Culture in Thailand*, written by Phramaha Prayoon Chotivaro, Phramaha Paitoon Pantanando, Phramaha Yongyuth Kantabho, Phramaha Thongkeb Yanapalo, Phrakhrudhammaton Waradecha, Phra Seng Hurng Narindo from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館藏中的泰國生日佛

文／編輯部

泰國的「生日佛」有點類似西方十二星座的概念，總共有七個佛陀的法相，對應著一周的七天。供奉生日佛的習俗發展於民間，而代表每一天的七種佛陀法相，則是由國王拉瑪三世（1824-1851 在位）下令創造而出，並且到拉瑪四世（1851-1868 在位）時期開始大為流行，一直持續影響至今。泰國人相信每個人的性格與命運都和生日佛息息相關，所以常在家中或工作場所供奉屬於自己的生日佛。生日佛的法相都有不同的象徵性和寓意，甚至每一天都有限定的代表色。這樣的習俗緊緊地將佛法深植於生活，使每一個人都有專屬自己的佛像，讓我們一起看看館藏中的生日佛吧！

星期一 平定佛



代表顏色：黃色

形 象：佛陀單舉左掌、單舉右掌或舉雙掌，掌心朝外，象徵著佛陀平息紛爭。

性格特色：專注、記憶力強、喜歡旅行、探索世界。

◀ 佛立像 1850-1925
銅漆金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星期二

臥佛



代表顏色：桃紅色

形 象：佛陀右側臥，右手托著頭部，左手自然放於身體外側，雙腳併攏，象徵佛陀進入涅槃。

性格特色：活潑、勇敢、思緒清晰、靈活。

◀ 臥佛像 十五世紀
青銅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代表顏色：綠色

形 象：佛陀雙腿直立，兩手捧鉢於腰際。象徵佛陀為了教化眾生布施的法門，親自領眾托鉢化緣。

性格特色：富有理想、博愛。

寶冠佛立像 1850-1925
銅鑲金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



星期三上午
托鉢佛

星期四

禪定佛



代表顏色：橘色

形 象：佛陀端坐在蓮花座上，呈現禪坐之姿，右手放於左手之上，雙腿呈單跏趺坐。象徵佛陀進入禪定的境界。

性格特色：善良、溫和、單純。

◀ 佛坐像 1850-1925
銅漆金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展覽報導】

佛國，你看見了什麼？

文／研究暨推廣組 陳宜安

今年本館特展，展出四十五件館藏泰國造像，試圖以沉浸式文化體驗，帶領臺灣民眾再次「看見」泰國的歷史與文化。泰國對於臺灣而言，既陌生又熟悉，近年隨著泰國文化潮流的興起，臺灣人對泰國文化的接受度，比其他東南亞國家，高出許多。但在歡樂活潑的泰式文化中，我們是否能從「心」開始呢？由大部分泰國人所信仰的宗教為起始點，重新認識這片被佛法灌溉千年的佛國淨土。

一走進展廳，映入眼簾的山形門，大小不一，形狀各異，這些貫穿泰國時

空脈絡的「任意門」，大部分是參考古代文物、遺址繪製而成。這些寺廟上的山形門，從古至今看過無數光景，同時也默默地為許多人們打開進入佛教世界的大門；因此，此次展覽特別將「門」



圖1



圖2

的意象，融入展示輔助道具——「觀景卡」的設計之中，讓門框化作觀眾心中的觀景窗，帶領觀眾隨著門框的變化，走訪佛國歷史，並再從字裡行間，慢慢將佛教藝術帶入生活，啟發思考藝術與生活、社會之間的相聯性。

一、循著時代之門

此次展覽共有兩個展區，設計了兩款不同內容的觀景卡。第一展區的引導主題：「循著時代之門」，顧名思義，希望觀眾透過觀察門形的變化，深入泰國歷史文化。從最早的墮羅鉢底時期，觀景卡引導觀眾模仿此時期別具特色的雙說法印，試圖從動作中認識「模仿印度梵相，到在地化轉變」的過程。除了肢體語言的連結之外，觀景卡的核心目的是引導觀眾培養美學觀察的素養，透過簡單的文字描述，觀者可以從中抓取

觀察要點，精準地細細品讀造像之美。為何蘭納的佛像是包容的美？素可泰行走佛慈悲的身軀，又是長什麼樣子呢？在簡單的問題之中，希望透過「美」留住觀眾的步伐，再進而從「觀察」引發「學習動機」，最後再引導觀者「思考」。種種設計巧思，不外乎想嘗試再進一步地將佛教藝術帶入生活，讓美學觀察深化，成為觀者探索心念變化的最佳媒介。



圖3 展示輔助道具，觀景卡。



圖4

二、找尋自己的路上

第二展區展示大量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佛教造像，各個金光璀璨，華麗莊嚴。此區的引導主題：「找尋自己的路上」，繼續引導觀眾美學觀察，認識拉達那哥欣時期富有時代辨識性的造像特色。另外，還加入了文化體驗的內容，將現代泰國佛教文化融入設計，使觀眾在觀展過程中，實際體驗泰國佛教「貼金供佛」、「立錢幣」等儀式，進而從中認識佈施、供養與發願的意義。在展覽的最後，「濕婆神與佛」造像，描述印度教毀滅之神濕婆與佛陀之間的一場捉迷藏；故事中，力量無比強大的濕婆到處向外看、向外尋找，始終看不見端坐在自己寶冠中的佛陀，彷彿我們

那顆為塵事奔波、容易迷失自己的心，點出佛法當中「反觀自照」的重要寓意。從第一展區的「循著時代之門」，到第二展區的「找尋自己的路上」，觀眾從向外看、向外學，到向內觀、反觀自照，在自我問答的一言一行之中，慢慢開始學習觀察自己的心念變化，聽見一直以來埋藏在心中的菩提心聲。

三、要看見什麼？

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其中新住民與移工的人口比例逐年增加。博物館是社會教育的平臺，從最早的「以物為本」，逐漸演變成現在提倡「以人為本」的核心概念，致使策展團隊經常要面臨的課題是，要如何





圖5 佛國無國界光影空間。

使展覽與社會產生共鳴與連結？東南亞文化是臺灣新南向政策啟動以來，相當熱門的議題。近年國內許多館舍，以不同面向切入介紹東南亞國家的生活物質文化，而身為一所佛教團體所創辦的博物館，究竟希望帶給觀眾什麼呢？

泰國給人的印象總是活力無限、活潑歡樂，然而此地的宗教，卻有點神秘，陌生的感覺讓人有點卻步。「佛·國」特展不談民間的物質文化，而從「精神與藝術層面」談起，讓臺灣觀眾看到泰文化的核心——佛教。文化不分貴賤，只是理解的角度不同。由於氣候等因素，過去東南亞的文獻記載留存不多，其歷史風貌等紀錄大大仰賴於中國古文獻。但是這些文獻，往往以中國為

本位出發，看東南亞為土人或未開化的民族。生活在現代世界地球村的我們，多了更多包容與尊重；而尊重與包容，並非虛偽的口號，應實際地從「認識」做起，才能產生真正地相互理解與尊重。「佛·國」特展，就是希望所有觀眾能「打開心

中的觀景窗，學會看見」，打破過去的成見，以開闊的心胸，重新認識泰國的文化。

四、佛國，無國界

第二展區的出口，設置了「佛國，無國界」的光影空間。觀眾除了能寫下佛國的旅遊心得之外，還能將佛國明信片投遞於郵筒之中。佛國，在過去為佛教發源地——印度，在展覽中，代表泰國。但佛國的意義，更為宏大寬廣，即為所有佛法遍及之地。也因如此，此次展覽期望透過傳統的書寫方式，結合大眾的力量，將這份溫暖的良善心意傳向世界每一個角落，讓佛國沒有邊界，成為你我隨處可見的佛國之鄉。

【展覽報導】

「心中丘壑：館藏書畫」展廳 換展報導

文／研究暨推廣組 葉乙麟



圖1 靜夜琴音
二十世紀前半葉 潘春源 紙本設色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潘春源出身自府城，日治時期曾多次參與「臺灣美術展覽會」入選，擅長繪製宮廟壁畫，所作人物造型生動，為近代臺灣美術史的重要畫家。

中台世界博物館廣泛地典藏各面向的歷史文物，不僅羅列佛教藝術的精美造像，更涵蓋書畫、碑拓等相關領域。自博物館開創以來，即典藏、研究和展

示這些承載東方文化的書畫文物，它們反映著悠遠傳統的藝術價值和審美意趣。館藏書畫文物可見近現代的文人和書畫家在修身淑世之餘，藉由書畫抒發

胸臆，體現自我心緒，或以筆墨為職業，興寄其中，遞衍社會的時代脈動與文化現象。

本館書畫藏品多為近世的紙質文物，歷史背景主要集中於十九至二十世紀，在此動盪的百餘年間，經由前人的度藏守護，流傳至今實屬不易。維護這些文物需考量多方因素，如：存放空間的溫度和濕度，裝裱使用材料的劣化狀況，以及展覽時面臨光線投射等問題，可貴的是——博物館不斷地思考如何永續保存這些重要的歷史文化資產。因此規劃「心中丘壑：館藏書畫」展廳陳列的替換計畫，挑選切合本館展覽的動機和主題，使原先陳列的書畫展件，得以歸回庫房「休養生息」。

館藏書畫於「質、量」所占比大宗者，以近現代的區域名家和臺灣先賢之作為主，相較於其他公私立的典藏單位，雖然不若具備有藝術史巨擘的文物，或是映射人文研究議題的直觀選項，然而反思於此規劃展廳選件替換，則可活絡館藏文物，藉由展示讓其能夠「重見天日」，提供一塊塊書畫藝術的文史拼圖，於民眾參訪和各方研究時，領略此中所體現的文化價值，進而建構品鑑藝術的個人譜系。

選件特色

現今書畫藝術已經逐漸式微，著眼於過往傳統文人所經營的筆墨日常，係會通三絕——詩、書、畫的藝術傳統，此中寄顯創作者的「修養心性」與「抒情精神」。

自古以來，傳統文人以修身淑世為己任，大多視書畫為風雅餘事，然則漢代揚雄提出「書，心畫也」，揭示創作者以筆墨展現自我情性，並相互融通詩文、書法和繪畫而形成悠遠的藝術傳統。又既如前賢談論藝術認為「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古往時空異，今來世事同；時至今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然各時代之創作者代表不同時代的藝術風潮，透過品味書畫藝術之美，卻可領會文化脈動與其生活中的悲欣共感。

展廳介紹

古人認為書畫藝術「能造其妙，而使人愛慕寶藏」，體現創作者心緒與審美經驗，燦然可觀。「心中丘壑：館藏書畫」陳列館藏不同時期的精選書畫，由近世時期以明代沈周和文徵明作為文人書畫的典範，迄於晚清世變前後的書畫傳統；接續著眼我們身處的這片土地

——臺灣，從清代至日治時期的寓臺人士與藝壇名宿，推及民國遷臺的知識份子。他們有的是「文人／聞人」，亦或是「移民／遺民」，藉其多重身分述說

臺灣書畫藝術的發展脈絡，進而欣賞其生命情懷；不同的書畫形式所聯結的社會意義，亦透顯出古典美感的精神傳承與多重時空的風格嬗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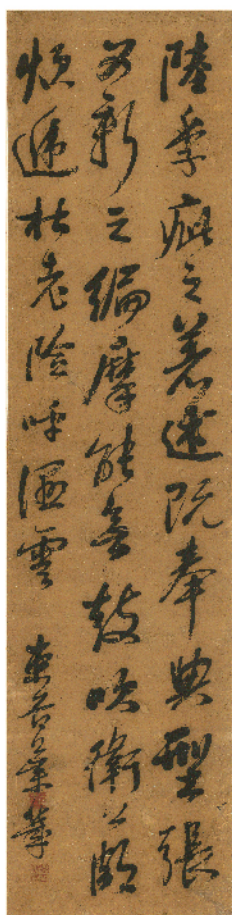


圖2 行草 陸廷燦《續茶經》（節錄）
十九世紀前半葉 葉化成 紙本墨書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葉化成為臺灣清代書法史中的領銜巨擘，於板橋林家執教多年，其深厚的書法造詣影響當時的書學風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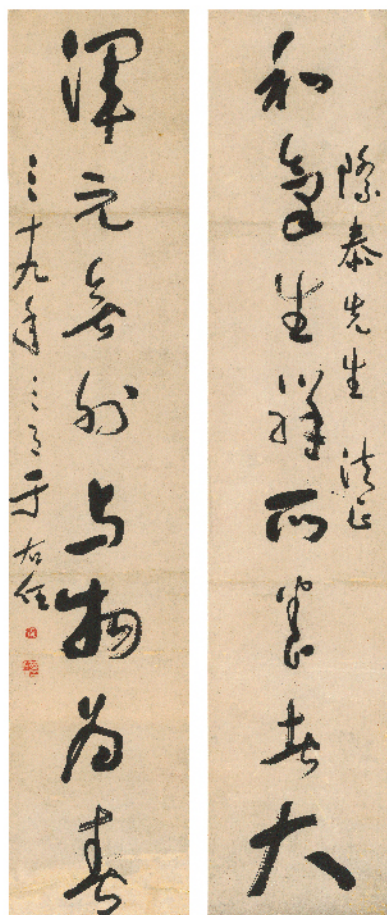


圖3 草書「和氣·渾元」八言對聯
1950 于右任 紙本墨書
中台世界博物館藏

于右任為近代草聖大家，本件對聯寫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為其初渡臺之作，運筆氣力渾厚，造型跌宕生姿。

展件清單

編號	作者	品名	尺寸	形式
01	沈 周	山水軸（原件仿真複製）	H 130 cm, W 67 cm	條幅立軸
02	文徵明	行書詩軸（原件仿真複製）	H 66 cm, W 39 cm	條幅立軸
03	謝 曦	草書「雲移・香染」駢語	H 229 cm, W 52 cm	條幅立軸
04	葉化成	行草 陸廷燦《續茶經》（節錄）	H 141 cm, W 35 cm	條幅立軸
05	吳 平	墨荷	H 191 cm, W 1008 cm	橫卷鏡片
06	王亞南	鼈渚探梅	H 125 cm, W 34 cm	條幅立軸
07	吳鳳生	花鳥	H 136 cm, W 33 cm × 4	連屏立軸
08	江兆申	隸書 崔子玉〈座右銘〉	H 147 cm, W 46.5 cm × 4	連屏框裱
09	胡克敏	紫藤花	H 96 cm, W 31 cm	條幅立軸
10	翟云升	隸書 陽鼎銘	H 126 cm, W 45 cm	條幅立軸
11	鄭孝胥	行書「慶晷・瑤緘」八言對聯	H 200 cm, W 42 cm × 2	對聯立軸
12	錢振鏞	行書「讀書・深杯」七言對聯	H 200 cm, W 42 cm × 2	對聯立軸
13	于右任	草書「和氣・渾元」八言對聯	H 148 cm, W 30 cm × 2	對聯立軸
14	賈景德	行書 自作五言律詩	H 69 cm, W 34 cm	條幅立軸
15	陳含光	行書〈次韻王觀漁遊陽明山詩〉	H 68 cm, W 24 cm	條幅立軸
16	曾克崙	行書〈次均簡醇士以近讀其新撰桂將軍傳〉	H 118 cm, W 28.5 cm	條幅立軸
17	羅訪梅	灞橋詩思	H 27 cm, W 60 cm	橫卷鏡片
18	黃河瑞	墨竹	H 18.1 cm, W 53.9 cm	扇面鏡片
19	潘春源	靜夜琴音	H 27 cm, W 32 cm	斗方鏡片
20	吳士鑑	行書 洪亮吉七言古詩（節錄）	H 19.5 cm, W 55.2 cm	扇面鏡片
21	朱汝珍	楷書 陸機〈演連珠〉三首（節錄）	H 17.7 cm, W 50 cm	扇面鏡片
22	白 蕉	行書 陳宏謀〈寄雷翠亭書〉	H 23 cm, W 51 cm	扇面鏡片
23	汪亞塵	魚樂圖	H 18.4 cm, W 51.9 cm	扇面鏡片
24	郭 梁	倚松僧人	H 15.5 cm, W 51.8 cm	扇面鏡片
25	馬兆麟	菊雞圖	H 26 cm, W 34 cm	斗方鏡片



圖1 匾額修護前。

【展覽報導】

修護主題展「拈花說法」 匾額的表裡內外

文／木雕分館展務組 林余宣、文物修護組 張筱芸

走進「住世：修護主題展」展廳，進門第一眼就能見到的「拈花說法」匾額，懸立在展廳中央，是否與我們過往對於懸掛在屋宇廳堂橫樑上匾額的印象，有些許不同呢？

匾額最早的解釋，在東漢《說文解字》：「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可了解其所在的場域與功能，主要以標誌門戶、作為說明的用途。匾額亦稱為「牌」，在宋代《營造法式》被歸類於小木作制度，以「造殿堂樓閣門亭等牌之制」記錄牌匾的木作比例。而若以實際功能而言，文學名

著《紅樓夢》所描寫的〈大觀園試才題對額〉，眾人齊聚相會，為園內工程方竣的各處亭臺草擬匾額對聯標題、比試文采，最為生動體現了匾額為其所在空間、擁有者身分稱頌的意義吧！匾額的題辭內容與所記款識中，文字內容可作為一種文獻資料，字體書風與匾材工藝，則保留了物質文化與工藝技術，在內容面與物質層面都蘊含豐富的價值。

修護展所展出的「拈花說法」匾額，寬159、高68、厚4.5公分，由三塊橫長木片拼成，中央陽文四字，上下款直接施雕於匾板，上款記述時間「民國



圖2 匾額修復後。

拾年辛酉元春穀旦民」（1921年），下款記獻立人士「弟子王國祿謝子猷黃會春林仁堂林禹沛全敬立」，邊抹有貼金的花鳥纏枝紋，四角有蝴蝶紋飾。如果我們看看清代李斗《揚州畫舫錄》卷17〈工段營造錄〉：「匾有龍頭、素線二種，四圍邊抹，中嵌心字板，邊抹雕作三采過橋，流雲拱身宋龍，深以三寸為止，謂之龍匾；素線者為斗字匾。龍匾供奉御書，其各園斗字匾，則概系以亭、台、齋、閣之名。」可發現此塊匾額的匾板結構，與文獻紀錄相符。

至於與現存其他傳世匾額的異同之處，以其匾心題辭與上下款來說，清末至民國初年，常見的匾額做法是將片狀陽文釘在匾板上，上下款嵌進長方形凹槽；此件則是中央陽文題字、上下款直接施雕於匾板，根據匾額的X光攝影，可觀察到

釘子都是位於邊框周圍，而不是釘於字上作為固定，因此可確認此匾應是使用陽雕技法，使字體呈現浮雕的效果。

匾上「拈花說法」四字，字體結構疏密均衡，破筆處平整，為清末民初端正、整齊，勻圓飽滿的楷書館閣體書風，匾額為求清晰達意，大部分會使用此類方正且筆畫粗細統一的字體。「拈花說法」在佛教典故當中，取自世尊說法時拈花示眾，唯迦葉破顏微笑，是禪宗不立文字即可意會通透的境界，由此



圖3 匾額X光照片。

文意看來，此件匾額原本應懸掛於禪門宗師等說法或禪修的空間。上款「民國拾年辛酉元春穀旦民」，在記年「民國拾年辛酉」後接「元春穀旦」，表一月吉日，句末「民」實為現存世匾額中相對少見的用法，可能代表造立者屬民間集資，而非皇室王家的身分。下款人名「弟子……全（同）敬立」所記眾人名，於各近代人名檢索資料庫內未尋獲相關紀錄，應為一眾虔心敬獻匾額的民間信徒。

在展覽規劃之初，策展人與修護師進行了近距離檢視，發現保存至今，文物本身已出現各種狀況如：

1. 拼接板材收縮變形，導致拼接處產生開裂；
2. 雕刻部分局部漆層起甲、破損遺失，露出下層木胎與妝土；
3. 匾額曾經過前人修補，於開裂處增添木料；於金箔、色料缺失部分補色，而這些「舊修」老化後，卻在視覺上呈現明顯的質感及顏色差異；
4. 表面與開裂處有陳年的蛛網、髒汙積塵，可能造成日後表層的劣化。

此件匾額的漆層保存尚稱完整，整體結構雖有開裂但仍穩定，因此，修護師按館方「最小干預」、「保護現狀」之方向，作出幾點相應的修護措施。



圖4 製作填料填補開裂間隙。



圖5 以紅色砂粒為底並以色粉全色。

清潔表面髒污與附著物：

表層附著的髒污可能與環境進行交互作用，對漆層與金箔造成危害，應在保留漆層安全性的前提下進行清潔。

匾額漆層起甲與空鼓加固：

部分起甲、空鼓等與漆層分離處，需進行加固處理，避免持續剝落。漆層遺失處如有視覺完整性的需求，可進行後續的填補與全色。

板材的變形與開裂填補：

木材的膨脹與收縮所造成之翹曲變形，為不可逆的過程，雖可透過一些處理加以矯正，但是有可能引起匾額更大的損壞，因此在此次的修復中，開裂變形的板材在確認木結構穩定無鬆脫，木材縮脹在穩定環境下已趨平緩後，將以現狀保存，為避免髒污落於間隙，或因空隙造成不當的收縮，計畫在細縫添加緩衝材閉合空隙，並進行後續的填補全色。

處理前人修補處：

前人曾於開裂處填補木料，然邊緣已出現開裂情形，因此將移除這些舊有的外加材料，於填補木間空隙時選擇更適合的緩衝材。而那些產生顏色、質感差異



圖6 匾額紫外線光圖（局部）。

的前人全色部分，以紫外光輔助確認範圍後，如有展示上的視覺要求，可進行肌理模擬的填補與全色。

在上述的修護工作之後，匾額已回復至穩定的狀態，並藉以保留文物周邊訊息。文物修護和修理其他物件最大的不同之處，即是具有其不可替代性，每件文物與修護的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在修護損壞的文物時，無形的精神和有形的物質缺一不可，修復外在劣化的物質本體，同時也需保存其內在意義，才能延續文物的生命。關於更多木質與紙質文物狀況與修護過程，歡迎來館參觀「住世：修護主題展」，一起思考看看，面對需要保護的文物時，您會如何決定該怎麼做？



【活動報導】

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代表團參訪 中台世界博物館

文／編輯部

此次由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副校長 Phramaha Surasak Paccantaseno 法師（以下稱副校長）率代表團一行等十人來台行程，於 10 月 18 日特別安排至中台世界博物館參觀訪問。館長見諶法師（以下稱館長）與代表團相見歡，藉此次中台禪寺與摩訶朱拉隆功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的殊勝因緣，並加強佛教學術與文化之間的交流，館長代表館



圖1 館長見諶法師（右）與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副校長Phramaha Surasak Paccantaseno法師（中）互相合十祝福相見歡。



圖2 代表團法師於「經以傳法」展廳貝葉經藏櫃前虔誠合十，感念佛教經典傳承不易。

方歡迎參訪團的來訪，並介紹博物館創建的緣起與理念，感念創辦人 惟覺安公老和尚保存佛教藝術的願心，以及「佛法藝術化」的精神，以接引十方大眾，淨化社會，安定人心。

副校長表示，自己受校長指派代表參訪中台禪寺，非常感恩中台禪寺住持

見穎大和尚安排此次接待我們所有的法師和教授師。今日參觀中台世界博物館，感受到這裡不單單是中台禪寺的博物館，而是世界人民、佛教徒的博物館，因為收藏了佛教的文化遺產。副校長提到進入博物館我們可以反省檢討自身，可以學習到創辦人 惟覺安公老和尚的六度波羅蜜，從布施波羅蜜到般若波羅蜜，尤其是佛教徒進入這個空間馬上可以感受到佛的慈悲與力量，能夠給世界帶來和平。當我們一進到博物館時馬上可以學習到「三學」——戒、定、慧，這麼清淨的道場、博物館，能夠回到自己的心，原是多麼清淨啊！看到這麼清淨的環境，會讓自己的心定下來，心定下來就會產生智慧，所以具足了三學。

副校長數次提及感恩佛、菩薩的慈悲，非常讚嘆創辦人 惟覺安公老和尚，也讚嘆館長能夠管理、收藏佛教文物。這些佛教文物是我們世界文化的遺

產，將其作妥善的保存，是從「利他」來完成「自利」。相信來到博物館參觀的大眾都能法喜充滿，當每個人都充滿歡喜，世界一定會和平。副校長也發願致贈由自己教授師所傳承的一套泰文版三藏經，供養中台禪寺、博物館，並提到小乘佛教中供養佛寺經藏，能夠下生為人，成為如館長一樣有智慧的長者。

此次參觀的第一站，館方特別安排本館「佛·國：館藏泰國造像特展」，館長表示在臺灣泰國造像展甚是稀有珍貴，希望藉著這個展覽能使民眾更了解泰國的佛教信仰文化，並於導覽中提到入口處鏡子、不同的門框造型，是藉著鏡子提醒觀者能夠返照自心，打開心靈之門。副校長也表示，學佛能夠出三界，看到這麼多精緻的佛像供養在博物館，鑄造佛像的功德無量。

「佛·國」第二展區設置泰式的禮佛區，其中具有泰式供花是由泰佛寺護



圖3 代表團在佛立像前告假。



圖4 木雕造像上細緻雕刻及拼接技術，令人驚嘆。



圖5 代表團法師們聚精會神地觀看展示影片中的展件修護過程。

法會會長特別送至博物館供養，使大眾有機會親身體驗泰國文化氛圍。在結束參觀行程前，代表團法師們特別在館藏青州佛立像前誦念心咒告假，並祝願大眾所求如意。

代表團午齋後，一行人前往木雕分館參觀。當看到細緻的木雕造像，分館長見排法師（以下稱分館長）介紹是由木構件拼接而成時，代表團法師們無不驚訝讚嘆！參觀「住世：修護主題展」時，分館長講述文物在佈展前會經過修護的過程，例如主題展中「拈花說法」

匾額，文物開裂的狀況透過檢修，將原本有問題的部分重新加固及全色，使文物得到良好的修護保存，也透過這個特展讓幕後的修護師工作被看見。不同時期、地域的木雕造像，有著不同時代的風格特徵，有唐代的雍容華貴，或是宋代的文人雅緻，或是遼代的北方民族特徵，透過解說使代表團法師們更加瞭解館藏木雕造像的時代特色。在參觀木雕分館後，摩訶朱拉隆功大學代表團一同在木雕分館前歡喜合照，結束此次博物館的參訪行程。



圖6 分館長見排法師（左三）、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代表團與協助接待的泰佛寺住持見祈法師（右七）、護法會一行於木雕分館前合影。

【活動報導】

供養利人天

——《金剛經》寫本捐贈

文／編輯部

中台世界博物館自籌備以來，秉持創辦人 惟覺安公老和尚「藝術化世」的慈心悲願，推動佛教藝術的展示及落實文物典藏之工作，感謝十方大眾護持捐贈諸多佛教藝術之文物，透過文物的展示、教育活動的辦理，與來館參觀的社會大眾結下良善的因緣。

今年7月6日新生教育事業集團林正隆董事長，感於父親林胡田居士示疾往生，虔心供養珍貴收藏——由南投縣政府文化局長、書法家林榮森先生，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林隆達教

授分別創作的二部《金剛經》寫本，為父祈福。館長見諶法師也一同祝願亡者離苦得樂，往生淨土，並開示供養經典與寫經的殊勝功德。《金剛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二部《金剛經》寫本以精雅小楷繕寫而成，通篇穆肅莊嚴極為不易，館長也特別邀請兩位書法家有空常來博物館參觀指導。



館長見諶法師頒贈感謝狀。在捐贈儀式中，林董事長特別提起過去與創辦人 惟覺安公老和尚見面的因緣，很歡喜能以捐贈的方式為父親祈福。照片左起為新生教育事業集團林正隆董事長、中台世界博物館館長見諶法師、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林隆達教授、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林榮森局長。



與會人員大合照。

【活動報導】

中台世界博物館里斯本 國際文化資產全色會議發表紀實

文／編輯部

在文化遺產修護工作中，「全色」是一項結合科學與審美的技術活。透過材料的運用與技法的調整，修護師得以在加固、填補等步驟後，幫助文物回到相對完整的視覺呈現。而對於修護相關技巧知識的更新，也是修護師執行專業時的重要基礎。

在中台世界博物館木雕分館「住世：修護主題展」中展有一件木造匾額「拈花說法」，它除了在結構、邊抹、中央心字板的刻造與裝飾上，訴說屬於

民國初年佛教建築中的牌匾樣式之外，也在展前修護過程中，提供修護師一個學習的機會——心字板紅地裝飾的質地全色課題。透過不同的嘗試，修護師最終選擇以沙畫材料配合專業修護用膠合技法，將該匾額心字板破落的紅地裝飾視覺感，重新帶回到觀眾身邊。而這段新的嘗試也帶著館方修護組人員來到了2023 年第七屆國際文化資產全色會議中，向來自十餘國家的藝術修護師們分享並學習全色經驗。

二年一次的國際文化資產全色會議（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Retouching of Cultural Heritage）聚焦文物修護中的「全色」工作，提供各地修護人員及學生分享與交流的機會。在此次會程中，中台世界博物館文物修護組組長張筱芸將「拈花說法」木造匾額的全色測試、成效，跟與會學生及專家們分享、討論；也由於發表主題是西方較為少見的東方文物，於簡報發表時，與會人員皆專心聆聽。在會程之外，參加會議的館方修護人員更積極參與工作坊，了解不同修

護技法、儀器與材料，例如：義大利影線法全色技巧（Tratteggio）、空氣噴槍全色操作、金屬表面的膠合蠟材全色操作等。

文物典藏與修護是博物館核心工作之一，透過文物的永續保存及合理運用，那些人類歷史中耀眼的文化記憶，才得以傳續並溫暖下個世代的人們。

「住世：修護主題展」將展出至 2024 年 9 月下旬，歡迎各界對文物修護有興趣的您，一同來了解、見證中台世界博物館在文物修護工作上的努力。



1. 中台世界博物館修護組長張筱芸以顯微圖像說明木造匾額的裝飾層結構。
2. 與會專家與發表人進行主題內容的Q&A互動。
3. 館方人員於會程間亦積極參與主辦方安排的工作坊，如義大利影線法全色技巧（Tratteggio）。
- 4、5. 可運用於不同材質全色之調色樹脂蠟片調製工坊。



【活動報導】

吉兔迎新春

文／研究暨推廣組 謝捷羽



中台世界博物館舉辦「2023 年吉兔迎新春」活動，與大眾一起歡慶新年！延續「藝文迎新」的好氣象，帶來春節特別活動，與大眾共同歡慶新年。

1 月 14 日，在本館大廳舉辦「迎春舞筆集心經」活動，凝聚觀眾的力量，透過一人一字，共創完成 268 字的《心經》，一同為新的一年祈福。活動現場特別邀請到六位書法家揮毫，觀眾只要書寫《心經》一字，就能換取一副書法家現場揮毫之春聯。一日的活



小朋友專心地書寫《心經》中的一字。



觀眾在工作人員引導下體驗年畫版印的樂趣。

動，觀眾玩得不亦樂乎。參與者從大呼「好久沒拿毛筆了不會寫！」到靜心寫字，欲罷不能想要再寫一次；也有父母握著學齡前孩子的手一筆一筆體會書寫。現場氣氛熱鬧中帶著虔敬與溫馨。

在科技化的時代裡，博物館透過活動，希望能讓觀眾迎著熱鬧的氣氛走進博物館參觀，拾起毛筆，認真、專心地寫下一個字，藉此傳承傳統文化，喚起觀眾書寫的記憶。

1 月 24 日，大年初三之際，博物館結合館藏元素特別製作五款木刻板版畫，帶來「年畫版印 DIY」活動！本次活動，讓觀眾免費體驗「親手印製年畫」的樂趣，大朋友、小朋友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簡單的動動手，便能帶走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精美年畫。

活動現場從阿公、阿嬤到小小朋友，無不認真仔細地上墨、上紙、按壓，完成自己的年畫，再小心翼翼地晾乾、裝袋，開心地將自己的新春創作帶回家！也有外國朋友入館參觀時得知活動，一起挑戰了版印年畫，感受新春特有的節慶藝術氛圍。活動不分年齡、性別、文化，親友共賞、闔家同歡！



【活動報導】

館長與所有音樂會演出老師合影。

「心・世界」

——2023年國際博物館日活動報導

文／研究暨推廣組 謝捷羽

2023 年 5 月，中台世界博物館為呼應國際博物館日年度議題：「博物館作為心靈健康的支持力量」，以「心・世界 The Heart and The World」為主題，辦理 518 博物館日系列活動。讓觀眾在梅雨紛紛的季節，走進博物館，也能擁有一整天豐富、精彩的藝文饗宴。

萬眾一心集字展

5 月 16 日首先登場的活動是「萬眾一心集字展」，為延續新春時一人一字書寫《心經》的集體創作計畫，本次活動將觀眾書寫的「單字」匯集成一面

268 字的《心經》牆。此外，活動更以「自我覺察」為主題，設計擴增實境體驗（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將《心經》中的「色、聲、香、味」結合感官，設計專屬心世界「萌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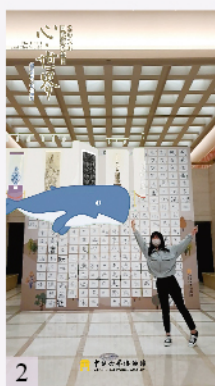
許多觀眾在展示期間與「萌寵」們玩的不亦樂乎，有的人將「小兔」捧在手心上「自拍」，有的人以游泳的姿勢與「鯨魚」共同遨遊在展廳，甚至還有的人躺在地上，與「貓貓」一起睡覺。兩週的展示活動，許多觀眾紛紛表示，被可愛的小動物們「療癒」到，源源不斷的笑聲也因此迴蕩在展示現場中。

《心經》主題導覽

結合集字展示活動，中台世界博物館特別規劃三場《心經》主題導覽，由中台世界博物館館長，為觀眾介紹本館與《心經》相關的展件。從《心經》的歷史帶到文物故事，再從文物的背景談到《心經》思想，展廳中這些文物上每個關於《心經》的痕跡，都訴說著歷朝

歷代《心經》於世人的影響，更傳達出空性思想的奧妙！

科技常伴隨在人們的生活中，今年的 518 博物館日活動，從「心」出發，善用科技的互動性，讓觀眾用有趣的方式認識《心經》，也期許觀眾能透過活動，自我覺察，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內心的平靜，真正實現生命的智慧！



1. 觀眾開心地與《心經》牆合影。
2. 與AR萌寵一起悠遊在博物館。
3. 館長向觀眾介紹《心經》集字展示的理念。
4. 館長為觀眾導覽介紹本館與《心經》有關的展件。

樹下小型音樂會

博物館經常給人莊嚴、寧靜的氛圍，本次活動特以音樂來妝點展廳，邀請管弦四重奏——陳亮妃老師、陳怡達老師、李佩蓉老師、黃心怡老師，以及臺灣女高音李語慈老師與鋼琴家侯千蒂老師，演奏休閒、輕快的曲目，讓大家能夠在千年文物的環抱裡聆聽「心」世界，開啟博物館的新風貌。

本次音樂會現場規劃無座位設計，提供貼心隨手椅，讓大朋友、小朋友們自由選擇喜歡的位置與視角，想要站著、坐著甚至是直接和地板來個互動、席地而坐都可以！如同音樂自由飛揚，希望大家可以在無負擔的環境裡享受這場音樂盛會。

從古典交響樂《號角》、耳熟能詳的《卡農》、臺灣民謠《花樹下》與《望春風》再到孩子們喜愛的動畫電影《神隱少女》主題曲等，音樂會演奏曲目安排時而平和悠揚，時而歡快熱烈，一首接著一首不間斷，讓現場觀眾聽得如癡如醉，感官與心靈都得到富足與感動。管弦四重奏更以《樹蔭之歌》來感念中台山的創辦人 惟覺安公老和尚。當中有一段歌詞是「這未曾有的樹蔭啊，是



觀眾駐足欣賞音樂會。

多麼親切、慈愛，又是如此地和善。」歌曲中那溫柔、慈愛的樹蔭就如同老和尚般，在我們最迷惘時，給予我們最親切、和善的力量，讓我們能夠在中台的大樹蔭下找到平和的心念，也期待大家能在博物館內的雙樹下獲得安定。

音樂會尾聲，由李語慈老師演唱《師父的手》。她回想起自己過去曾在青澀、懵懂時錄製了這首歌，獻給惟覺安公老和尚，當時年輕便以較輕快、輕鬆的風格歌唱，晃眼間十幾年過去，一路走來經歷許多、心境也有了轉變，很高興能有機會在中台世界博物館重新詮釋這首歌，也期盼參與這次音樂會的觀眾能夠在歌聲中自我覺察，再次找到生命的初心！



賢竹巧作大合照。

【活動報導】

「擢蒔增華：館藏植物意象書畫特展」 特展活動報導

文／研究暨推廣組 謝捷羽、木雕分館展務組 莊季誼

「賢竹巧作」竹藝工作坊

為了讓觀眾認識、體會多元的植物意象，中台世界博物館在今年二月辦理「擢蒔增華」特展活動「賢竹巧作——竹藝工作坊」，以文人歌詠的「竹」為主題，結合南投在地竹工藝文化產業，邀請竹藝博物館駐館藝術家黃桂珠、簡嘉儀老師，帶大家體驗傳統竹編工藝，製作具生活質感的竹編花器作品。

課程中有許多學員是初次接觸竹編，剛開始難免有些手忙腳亂，然而透過老師細心地介紹與示範，大家逐漸熟悉竹媒材的特性與編織技巧。學員們從一開始的生疏、忙亂，到完成創作時流

露開心與感動，深刻體會傳統工藝的不易與珍貴！也藉由反覆將竹篾一挑一壓、縱橫交錯，感受自然手作的趣味與溫度。

待課程接近尾聲，除了一同欣賞每件飽含造型巧思的竹藝作品外，還出現學員們互相教學、經驗分享的動人場面。在一來一往的讚美中彼此鼓勵，不僅激發各自的創作能量，也讓學習過程中洋溢著歡樂與感動。

透過此次工作坊的體驗，我們了解到「竹」不僅僅是文人歌詠的題材，也串聯起學員們共同的生活記憶。讓活動在分享的歡聲笑語中，圓滿結束！

「文人與採藥者的對話： 本草史中的花草眾相」講座

中台世界博物館於今年三月，邀請到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陳元朋教授，以「本草史」為主題，為我們帶來豐富且精彩的講座。

在眾多文本所留下的花卉與本草紀錄中，每種植物都各自擁有特殊的「功效」，並於不同的時代中被賦予獨特的社會文化意涵。

透過陳元朋教授的分享，我們在《山家清供》裡認識植物變成食材的過程，從所有本草史的文本中看到植物變成藥材的歷史，再從中醫的「診斷紀錄」中，看到醫者如何利用「小草」妙

手回春。原來植物既能是文人雅士、平民百姓歌詠題寫的對象，也能作為飲食與醫療保健之用。

閱讀這些關於植物的敘述，我們了解到何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這些生活中常被遺忘的花草植物，也承載著千百年的故事，只要我們能用微觀的視角去探尋這些植物，將會有另一個宇宙為我們開啟！

「擢蔣增華」特展活動，在花草眾相講座中圓滿結束。許多意猶未盡的觀眾也把握此次機會，親自走進展廳欣賞「擢蔣增華」特展，再次回味文人賦予花草植物的文化意象！



1. 學員專注聆聽黃桂珠老師講解。
2. 簡嘉儀老師（右二）講解編織技巧。
3. 觀眾專注聆聽陳元朋教授的分享，認真查看教授提供的資料。
4. 陳元朋教授介紹本草史相關文獻。



觀眾在仔細聆聽導覽並抄寫筆記認真記錄。

【活動報導】

「佛・國：館藏泰國造像特展」 開展活動報導

文／研究暨推廣組 謝捷羽

2023 年 7 月 1 日「佛・國：館藏泰國造像特展」正式開展，中台世界博物館特別辦理開展活動：策展人導覽、「舌尖上的佛國」開展講座，期望用多元的視角，為「佛・國」特展立下美好的開始。

開展日上午為導覽活動，由「佛・國」特展的策展人親自為觀眾介紹本次特展的展覽主軸、展示設計與展件。泰國的佛教文化發展歷史淵遠流長，受到不同民族的影響，逐漸發展出別具一格的宗教藝術。我們從墮羅鉢底的造像看到孟族的信仰；又從素可泰王國看到精湛的造像工藝；再從拉達那哥欣看到造像的傳承與創新。在策展人的一一介紹

下，開啟一場跨時空的「佛・國」之旅，讓觀眾得以一窺千百年來在這片土地上的繁華風貌。

導覽過程中，有的觀眾在仔細聆聽之餘，亦抄寫筆記認真記錄，也有觀眾好奇地詢問造像的手勢意義、裝飾來源，在與策展人的一問一答中，許多觀



策展人導覽解說「佛・國」特展。



王瑞閔老師與觀眾介紹「舌尖上的佛國」。



王瑞閔老師向觀眾介紹泰國美食中的常見植物。

眾對「佛·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導覽的尾聲，策展人也用展件「濕婆神與佛」的小故事向觀眾說明了「觀照自身」的意義，期許所有觀眾在人生的每個旅程中，都能「找到自己」。

開展日的下午，中台世界博物館特別邀請到暢銷書作家王瑞閔老師，以「舌尖上的佛國」為主題，讓觀眾用飲食文化的視角走進「佛·國」。

泰國料理吸收周邊不同族群、國家的食材與技術，繼而發展成多元而獨特的菜系，而這些泰國美食在傳進台灣的過程中又因為料理的方式與香料的限制產生了巧妙的「文化差異」。原來，真正的打拋料理中的葉子，不是九層塔，而是聖羅勒；甜點摩摩喳喳裡面的「白玉丹」，就是海底椰。而它的葉子常用來抄寫貝葉經；鄭信王喜愛的東炎湯，其中的香料有南薑，而南薑其實有記載在本草綱目內，也是臺灣中南部常見的料理食材喔！

除了料理中的植物，王瑞閔老師也向觀眾介紹佛教文化中的植物，例如：

佛教傳說中的世界有四大部洲，每一部洲都有一種代表性的大樹，其中的北俱盧洲內的參天大樹為菴婆羅，可能是一種芒果樹。透過老師的講解，我們了解到原來佛教典籍中其實記載著非常豐富的亞熱帶與熱帶植物！

王瑞閔老師說：「文化跟植物密不可分。」從飲食、典籍、宗教、藝術等，我們都能在不同的文化視角裡，尋找到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花草樹木。講座的最後，王瑞閔老師也向觀眾介紹，如何在臺灣找到道地的泰國美食與香料，期許在臺灣的我們，能透過「吃」的感官經驗，重新認識舌尖上的「佛·國」！



講座結束後王瑞閔老師幫觀眾簽書。

泰國傳統樂舞巡禮

——特展系列活動報導

文／編輯部

中台世界博物館於 2023 年 10 月 7 日與 10 月 8 日辦理「佛·國」特展——「泰國傳統樂舞巡禮」活動。活動包含泰國宮廷舞蹈講座與泰國傳統樂舞表演，並特別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系的樊夏教授，以及三位從泰國遠道而來的傳統樂舞老師：Chatchawan Nipattarak、Pimnipha Umamphai、Wikran Khongtrakun，為觀眾帶來具有知識性、學術性、觀賞性的樂舞文化體驗。

揭開簾幕—— 泰國宮廷舞蹈文化背景

10 月 7 日首先登場的泰國宮廷舞蹈講座，邀請到樊夏教授主講，深入解析泰國宮廷舞蹈文化的起源與特色。經由樊夏教授親自解說、示範，讓許多觀眾陶醉在樂舞者精湛的舞藝表演中，並重新認識樂舞的意義。

首先，樊夏教授為我們介紹泰國文化的背景。泰國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這條古老的全球貿易路線為泰



羅托娜公主招親 (Rotchana Choosing the Groom) 樂舞表演。



1 樊夏教授為觀眾介紹樂舞的文化歷史。

國宮廷舞蹈注入了多元文化的影響。絲綢之路帶來了印度、中國和波斯等文明、藝術形式。這些交流塑造了泰國宮廷舞蹈豐富的傳統藝術。

佛教一直是泰國文化的基石，佛教和印度教是泰國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泰國宮廷舞蹈不僅僅是一種表演，更是一種精神表達。泰國的佛教儀式也經常融入舞蹈作為一種崇拜和冥想的方式，更凸顯泰國樂舞文化的重要性。

接著，教授為我們介紹各種泰國舞蹈的特色與背景故事。

印度史詩故事——*Ramayana* 是泰國宮廷舞蹈許多表演的核心主題。經過獨特的改編，為宮廷舞蹈注入了生氣和活力。通過精心設計的舞蹈形式，由戴著面具的舞者表演 *Ramayana* 的故事，內容生動呈現了豐富多彩的角色和精湛的編舞。

舞蹈中的 Khon，或稱 Hasavā，是一種泰國古典的舞蹈戲劇，表演以高度標準化而著稱，經常由戴面具的舞者演出，該舞蹈經常描繪 *Ramayana* 等史詩中的故事，具有精緻的服裝和舞蹈。而「春武里舞」(*Phlai Chum Phon Dance*)，則是一種傳統泰國舞蹈，以優雅的動作和複雜的手勢為特點，該舞蹈是深受泰國民間史詩的影響。以上兩者，Khon 和春武里舞都是泰國宮廷舞蹈與史詩敘事之間深厚聯繫的典範。

還有 Phra Lo，一種傳統泰國舞蹈形式，經常在宗教和文化儀式中佔據重要地位。以其優雅和緩慢的動作而著稱，通常描繪泰國歷史和神話中的情節，慶祝國家豐富的文化遺產，凸顯了傳統泰國舞蹈在文化保存中的角色。



2 觀眾專心地欣賞舞姿。

在樊夏教授的解說下，我們深入的認識到泰國宮廷舞蹈對於宗教信仰的重要性、*Ramayana* 等史詩的迷人敘事，以及 Khon、春武里舞和 Phra Lo 等舞蹈形式的獨特貢獻。講座最後，樊夏教授也邀請三位泰國傳統樂舞老師用精湛演出為觀眾示範泰國傳統樂舞，使觀眾在短短兩小時的講座中收穫滿滿。

泰國樂舞表演

隔天，三位樂舞老師在展廳內為我們帶來更加豐富的表演！首先出場的是「羅托娜公主招親」(Rotchana Choosing the Groom) 這部舞劇是來自「海螺王子」中的一小段故事。表演故事圍繞著 Rotchana 公主如何選擇她的丈夫。故事演出兼具著視覺感，男舞者以詼諧的肢體動作，詮釋海螺王子欲向公主表達傾慕之意；女舞者藉由婉約的神姿，演繹

出闕疑和羞赧、接受示愛的情感轉折，最終海螺王子獲得公主芳心。二者精采有趣的對手戲，使得觀眾在感動之餘，歡呼連連。

第二個演出是具有孟族風格的傳統舞蹈「春武里舞」。這個舞蹈講述了普萊春蓬偽裝成孟族戰士來報復 Phra Wai 的故事。這個舞蹈展現出孟族對於武器的使用，表演者將雕刻的皮革馬，綁在右腰上，模仿騎馬的動作，用輕巧、敏捷的動作的揮舞著長矛。樂舞老師時而飛越，時而奔騰，讓我們彷彿看到孟族戰士的靈敏與驍勇！

接著出場的是令觀眾讚嘆的「四地區之舞」。這部連續的舞蹈表演，有來自南部的 Nora 舞蹈、北部的 Chiang Kha 舞蹈、東北部的泰國伊珊族舞蹈和中部的祝福舞，展示了泰國文化多樣性。四個地區的民間舞蹈呈現不同的特



舞者使用舞槍表現勇猛的春武里舞。



樊夏教授與三位樂舞老師向觀眾解說樂舞含意。



5

女舞者生動地展現「Manora」半人半鳥優雅飛翔的姿態。

點，有時優雅，有時活潑，有時調皮，讓觀眾透過舞者風格迥異的精湛演出，一窺泰國多元和豐富的文化面貌。

壓軸表演的是傳統泰國舞蹈「瑪諾拉之舞」(Manora Dance)，這個舞蹈的故事來自民間傳說中優雅迷人、半人半鳥的「Manora」。女舞者身著多彩華麗的服裝，模仿「Manora」的羽毛，精緻的頭冠飾以珠寶點綴。舞者利用優雅、精湛的手部動作，模仿鳥類飛舞、展

翅、滑翔等動作。舞蹈中強烈的視覺吸引力，讓觀眾驚嘆連連！

10 月的上旬也是泰國雨季的尾聲，優美的泰國傳統樂舞在中台世界博物館翩翩起舞，觀眾先是透過樊夏教授精湛的演出與深入淺出的講解，瞭解泰國的文化、歷史和價值觀。再透過三位泰國傳統樂舞老師，多元、精彩的演出，讓我們感受到泰國舞蹈中獨特、豐富、各具特色的魅力。



修護師向大家介紹卷軸的構造與細節。

【活動報導】

裝裱時光

——修護展迷你卷軸手作體驗活動報導

文／木雕分館展務組 林余宣

「住世：修護主題展」系列活動，在夏秋之際的 10 月初於木雕分館展開，本次特請中台世界博物館紙質修護師林揚睨，擔任講師帶領迷你卷軸手作體驗，讓參加的大人與小朋友都能一起動手製作屬於自己的小卷軸！

活動開場，修護師向大家介紹卷軸的歷史淵源，以及古人在欣賞卷軸時，保持「莊重齊整」的習慣；在懸掛著卷軸的空間裡，原來從古時候就保留了文雅清淨的意象。修護師也帶了自己親手製作的卷軸與學員們分享，並介紹各部細節，看著卷軸實體，對於即將要動手

製作的小卷軸令人更是感到期待。

打開材料包，修護師建議大家可以依據當天的天氣或心情，畫下或寫下卷軸中央畫心的內容，學員們各自專注地手繪圖畫或寫下優雅字體。開始製作的過程中，藉由切割距條、貼牢軸袋、安天地杆，大家一步一步感受古老工法的步驟與動作，在布料與紙張的貼合之間，逐步地了解卷軸的構造。

待貼整完畢，先讓大家喘口氣，一起去樓上的 301 特展室欣賞「住世：修護主題展」。修護師介紹展件中以「鏡片」形制裝框的于右任書法，過去曾有

紙質物件容易出現的褐斑與黃化損害，提醒大家對於紙質物件使用無酸材料保護、維持環境溫濕度的重要性。而觀音菩薩立像拓本，其日式裝裱「真の行」，代表當時人們對此件作品的敬重。配合修護展現場的影片展示，修護師也詳細地介紹了淋洗、托裱、上牆等實際為展件修護裝裱時採用的作法。

回到手作區，學員們繼續製作小卷軸：對準上下緣貼上護背紙、用掌心並墊紙溫和地以膠按壓均勻，使用錐子定

位勾環的位置，以平口鉗成功地安插勾環，最後再有條理地繫上綁繩。最終，每個人的手作小卷軸圓滿完成，是相當具有成就感的開心收穫！

木雕分館修護展的一系列手作活動，往後也將推出小觀音像的修護體驗，同樣由修護師帶領大家聽導覽、進行修護過程的實作，歡迎大家持續關注博物館網站與社群平台的活動報名開放資訊！



1. 難得的機會，一起聽修護師導覽「住世：修護主題展」！
2. 大人小朋友一起合作。
3. 按照步驟，小心使用工具製作小卷軸。
- 4、5. 典雅又可愛的小卷軸完成了！

【活動報導】

空中相會再精進，疫後時代心出發

——義工培訓課程報導

文／義工中心

中台世界博物館定期為義工們舉辦的培訓課程，受到疫情影響，從實體拉到虛擬，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與義工們一期一會，空中相遇。在 6 月 12 日啟動全體義工恢復回館發心後，線上課程即將功成身退，也期待義工們再次歸隊，與博物館一同迎接疫後新時代。

一場世紀大疫攪擾了世界的脈動與生活，中台世界博物館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於 2020 年 3 月 19 日發佈了所有義工暫停回館發心通知。隨著時間的推移，歷經疫情的反覆升溫與降溫，博物館為了滿足遊客與館方需求，期間不但啟動兩次防疫義工的招募，更為所有義工啟動線上課程，讓時節因緣各有不同

的義工們，借助不受時空限制的網路，於線上持續精進佛教藝術的專業素養與知能，時刻守護藝術化世的心念。

二十六堂主題課程 學習模式在線中

自線上課程開辦以來，義工中心共規劃舉辦了二十六堂主題課程，包含通識課程、佛教藝術、展廳專題、博物館學等等，主講人包括博物館館長見諶法師、木雕分館館長見排法師，以及博物館研究員等，更外聘講師一同豐富線上課程內涵。課後，義工中心也透過線上問卷表單，即時掌握義工對課程內容的意見與回饋，並透過守護網公告欄統一回覆義工提問。





1. 「溫故知新」培訓由館長為大眾勉勵，揭開序幕。
2. 義工專心聆聽上課內容。
3. 上哨服儀還記得多少？實作就知道啦！
4. 展廳闖關活動，一起瞧瞧線索卡上寫什麼？
5. 結合線上測驗遊戲，複習執勤須知。

全新推出語音導覽 十大路線知識尋寶

由於國內外疫情趨於常態化，在義工們的翹首盼望下，義工培訓課程終於從線上再次走向實體，於5月4、21兩日在博物館林園講堂舉辦「溫故知新」培訓課程，由館長為大眾開示拉開序幕。博物館在2022年末推出五個特色主題式導覽，共十條路線的語音導覽服務；2023年的「佛·國：館藏泰國造像特展」，更是臺灣目前最完整的泰國造像展；而博物館從建館之初為打開知名度而努力，到如今，不論是硬體設備、豐富館藏到專業知識，都獲得各界正面迴響，其中對博物館服務品質的肯定，更是點滴來自發心義工們的慈悲心，大眾的發心，功不唐捐。

寓教於樂無冷場 重拾記憶摩拳擦掌

為了讓睽違三年再次回到博物館服

務的義工們，能迅速喚醒記憶、加深印象，義工中心特別安排了展廳任務、闖關活動與語音導覽機體驗，透過分組闖關、機智問答與現場實作，重新開啟義工們的團隊合作模式，並找回對展廳方位、展件位置的熟悉感，以及重新複習展廳服務注意事項與儀容公約。雖然培訓課程整日滿檔，但卻讓義工們大呼好好玩、好有趣，不但找回了過去的記憶，甚至在課後回饋單寫下：「希望也能開放遊客一起上培訓課！」

短暫的兩次實體培訓課程裡，義工們找回了發心的熟悉感；歷經疫情三年的考驗，博物館仍不畏前境，持續推出各項特展與軟硬體更新，也期待義工們再次回到崗位，透過藝術與教理的融會貫通，以服務群眾的廣大慈悲心，在溫故知新的體會裡，傳承創辦人願心，發現自利利他的真義。

【菩提心旅】

與最美好的自己相遇

文／博物館義工 陳錫銘



遊客佇立在鏡子前，感受鏡中的自己。

今天在「佛·國」特展關照，剛好有一群訪客前來，便引導她們在那面特別的「鏡子」前面，看她們看到什麼？感受到什麼？結果出奇意外地引起一陣歡笑，大家都一一站在鏡子前面說她們看到自己變美了、變瘦了、看到自己笑了、看到自己就是佛等。



義工在執勤空檔欣賞佛國特展展件。

這面鏡子也讓人聯想到唐代洞山良价禪師的開悟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怎麼會，方得契如如。」真是無情說法有情聽，只要靜心觀照，自然現成。

這面鏡子的設置真是巧妙，透過這扇打開心靈的觀景窗，也把佛國特展的意象作了直觀的詮釋。在參觀佛教造像時，除了收穫一場豐盛的泰國文化盛宴，也找回了自己最純淨的本來面目。

一切，就是這麼的剛剛好

文／博物館義工 劉佳惠

我是一位小學老師，每天一進教室便開始忙碌，緊湊的步調，轉啊！轉啊轉！下班後就是個平凡的家庭主婦。

我非常珍惜能回山發心的機會，在疫情一度出現曙光時，師父們慈悲，先在全省指定處，舉辦防疫講座和考試，在菩薩護佑下傳立一次就通過考核，也順利加入防疫義工隊，疫情嚴峻時，在政府政策指定下，剛好在時間內，打好、打滿三劑疫苗，符合資格，繼續發心。

假日，人力不足時（因為北部、南部師兄們當時無法掛單）不管之前班務有多忙，在發心前總是能順利圓滿，而且家庭亦能兼顧好，更棒是！每次快篩都是陰性，非常順利，就帶著一顆愉悅的心回山。

這三年來，我因緣具足、風雨無阻，不曾間斷，一切就是這麼的剛剛好，不曾有過阻礙，讓我每個月，皆可回到溫暖的菩提之家—中台世界博物館。



週日班防疫義工在廣場開心合影。



義工以早課作為博物館發心一天的開始。

【菩提心旅】

一路以來，感恩有您

文／博物館義工 顏湘庭

回想起104年剛進入博物館義工團隊時，那時的我也才進入精舍不到一年的時間，薰修的時間不長而且當初真的是連佛和菩薩都分不清楚，還好有館方安排一系列佛教歷史、佛教藝術的課程，才慢慢開始對佛教藝術有一點點的了解。

隨著一次次回博物館發心，也慢慢的感受到自己能夠到博物館發心實在是具足了無量的福報與功德。在三年疫情期間，博物館是唯一能夠繼續發心的地方，惶惶不安的日子裡，回博物館，就猶如回到人間淨土一般，讓徬徨無助的心有安歇之處。

不管是疫情之前還是疫情之後，每次回博物館發心，都有義工中心的傳曲師兄和傳穎師兄張羅義工們的食、住、行，還有來自各個精舍優秀的義工師兄們互相幫助，以及回主體掛單時也倍受師父們的照顧。從過去到現在，每一次的發心都讓傳溫非常感恩。感恩身邊有這麼多的菩薩護持，護持自己可以順利的回博物館發心。

祈願傳承創辦人藝術化世的精神，繼續跟著菩薩團隊的腳步，一同接引每一位來館參觀的遊客，都能夠同霑法益。



義工歡喜向遊客介紹展件。



義工引導小朋友認識佛的手印。

前行

文／博物館義工 葉王強

疫情三年，佛法藝術化的腳步未曾停息。博物館的運行看似放慢腳步，卻是穩健紮實的向前邁進，更深化，更廣闊。

期間的觸角更全面化的廣度有情，更多元化的開展十大語音導覽路線與豐富的多媒體互動素材，特展一檔又一檔不停的接力上演，學校戶外教育與特殊團體客製化的教育推廣，在在深化每一位博物館專業人員及義工的修行，並在人心惶惶，經濟蕭條，世界動盪不安的暗潮下，默默地吟唱清淨法音，宣流佛陀的智慧與慈悲精神，撫慰人心，安定台灣和世界。感恩中台，感恩三寶住世。阿彌陀佛！



1. 校外教學活動學員在義工引導下，專注尋找答案。
2. 視障朋友來館參訪合影留念。
3. 視障朋友來館參訪，手搭手前進，準備享用午餐囉！
4. 校外教學活動，學員分組作答。

【文創推薦】

心經屏風書燈



心經屏風書燈是一款集合了佛教藝術與設計巧思的文創商品，以館藏西安碑林《集王聖教序》碑拓拓本中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設計藍本。外觀以胡桃木打造，質樸典雅；內頁則選用耐用的杜邦紙，細緻保存了王羲之行書的文字之美。節能的LED燈，不僅省電，在充滿祥和的暖黃光線中，為您的空間帶來溫馨氛圍。

《集王聖教序》筆法流暢、字形秀美、章法嚴謹、氣韻生動，是中國書法史上難得的瑰寶。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的《集王聖教序》是在唐高宗時期，由弘福寺懷仁法師蒐集王羲之墨跡，摹刻完成，刻有太宗的〈聖教序〉、高宗所作的〈述聖記〉和玄奘法師翻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這款文創商品不僅僅是一件藝術品，更是將博物館的展品延伸於家居，讓佛法藝術融入生活的實用工具。不論是作為佛前燈，或是書房和客廳的獨特裝飾，都彰顯出智慧與和諧的生活態度。



採用《集王聖教序》集字心經設計，經典書本外型，可180度展開平放、立放於佛龕，或是做為擺飾放於書房、客廳。

打 開 心 靈 的 觀 景 窗

佛 國

พุทธศิลป์

館 藏 泰 國 造 像 特 展

The Land of the Buddha
Thai sculptural art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

中台世界博物館
CHUNG TAI WORLD MUSEUM

2023 7,01 — 2024 5,19

週 六 — SAT 週 日 — SUN

中台世界博物館 302B / 301B特展室

✧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 OF THE SOU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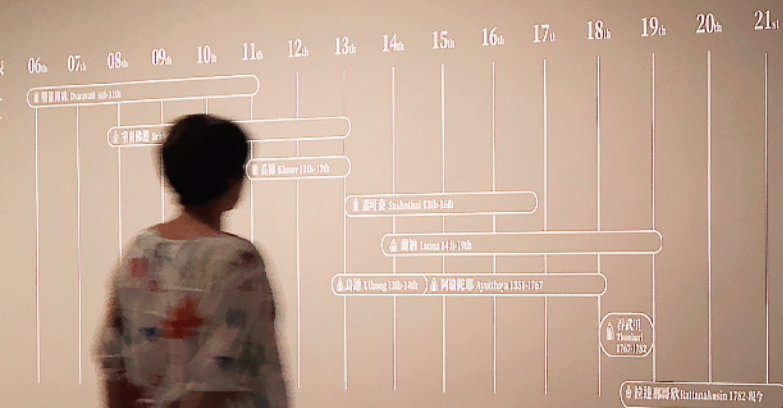
住世

PRESERVING THE BUDDHAS
Conservation in Chung Tai World Museum

修護主題展

112.08.05 ~ 113.09.22

木雕分館
WOOD SCULPTURE GALLERY
中台世界博物館



創辦人 / 惟覺安公老和尚

發行人 / 釋見穎

文字編輯 / 中台世界博物館編輯部

美術編輯 / 中台世界博物館設計部

發行所 / 財團法人中台文化藝術基金會

出版單位 / 中台世界博物館

地址 / 545004 南投縣埔里鎮中台路8號

電話 / (049) 2932-999

傳真 / (049) 2933-192

電子信箱 / service@ctwm.org.tw

網址 / www.ctwm.org.tw

ISSN 2617-2240

版權所有 · 本刊圖文未經本館同意請勿轉載

免費贈閱 歡迎隨喜贊助 (備註欄請註明「贊助館刊」)

贊助專戶 戶名: 財團法人中台文化藝術基金會

金融機構: 合作金庫銀行埔里分行

帳號: 0700-872-067525

